仲長統論

桓子新論

物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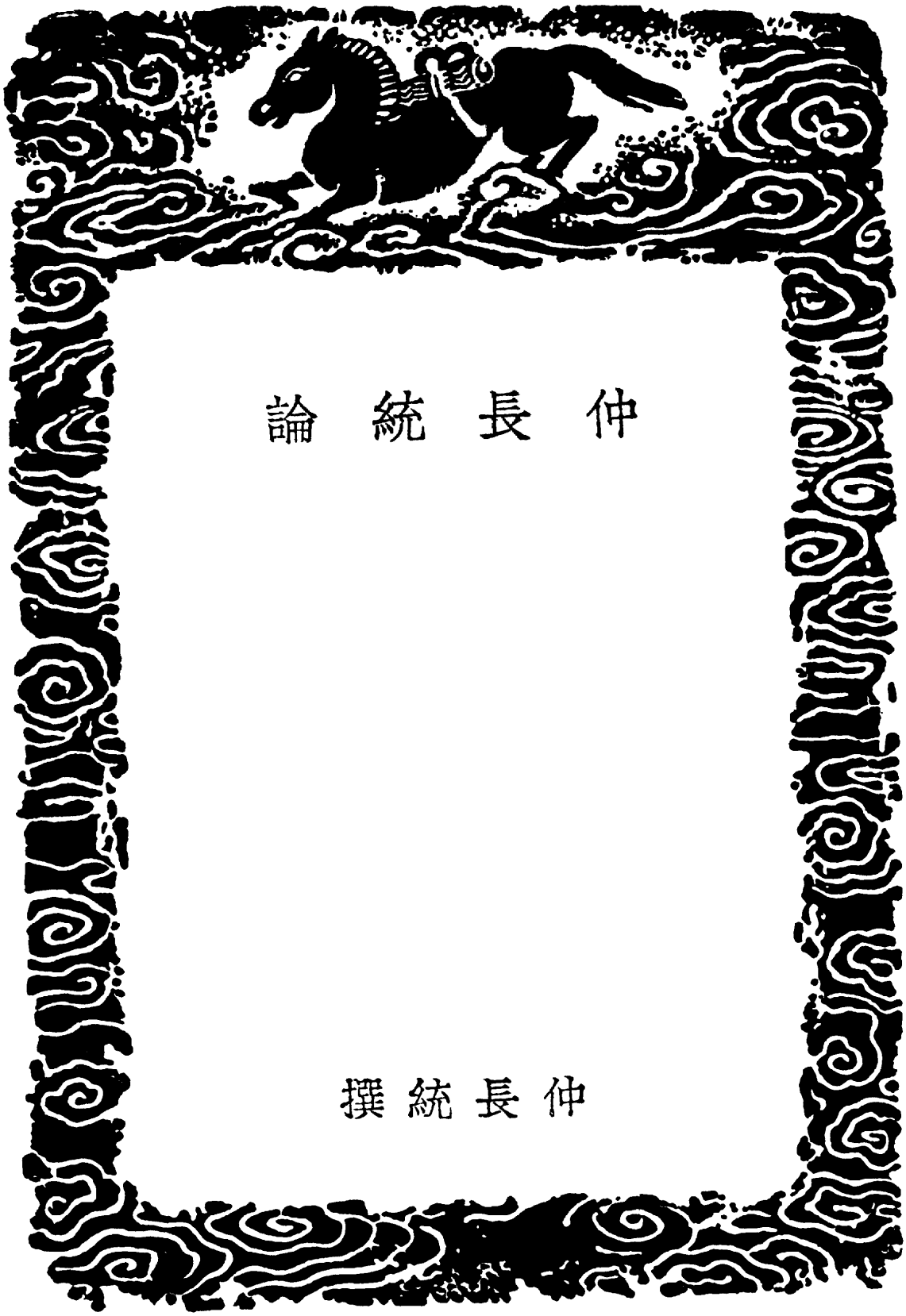
金樓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論統長仲

仲長統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兩京遺編收有此書書中
選錄後漢書仲長統傳所
載樂志論及昌言三篇標
題曰仲長統論今據以影
印書名亦從之

樂志論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皆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溝渠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甘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廚曡既殫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

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帝王之門哉

昌言論三篇

理亂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

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雄（此）不知去就起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

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賢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漫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狠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者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徒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

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

童羙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

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蹐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邑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脩潔為諱惡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

政乘并無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来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

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戾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轂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

下有暴亂殘賊之宰吕雖籍親屬之恩釜盆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洊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牧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雕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来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横

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貪田無限使之然

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富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

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恐於殺人也而不恐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後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溪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

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無
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
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
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
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
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
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
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
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

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

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蠲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

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貧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捐靡屢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偽之名使

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庸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徑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

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徇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鬻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誡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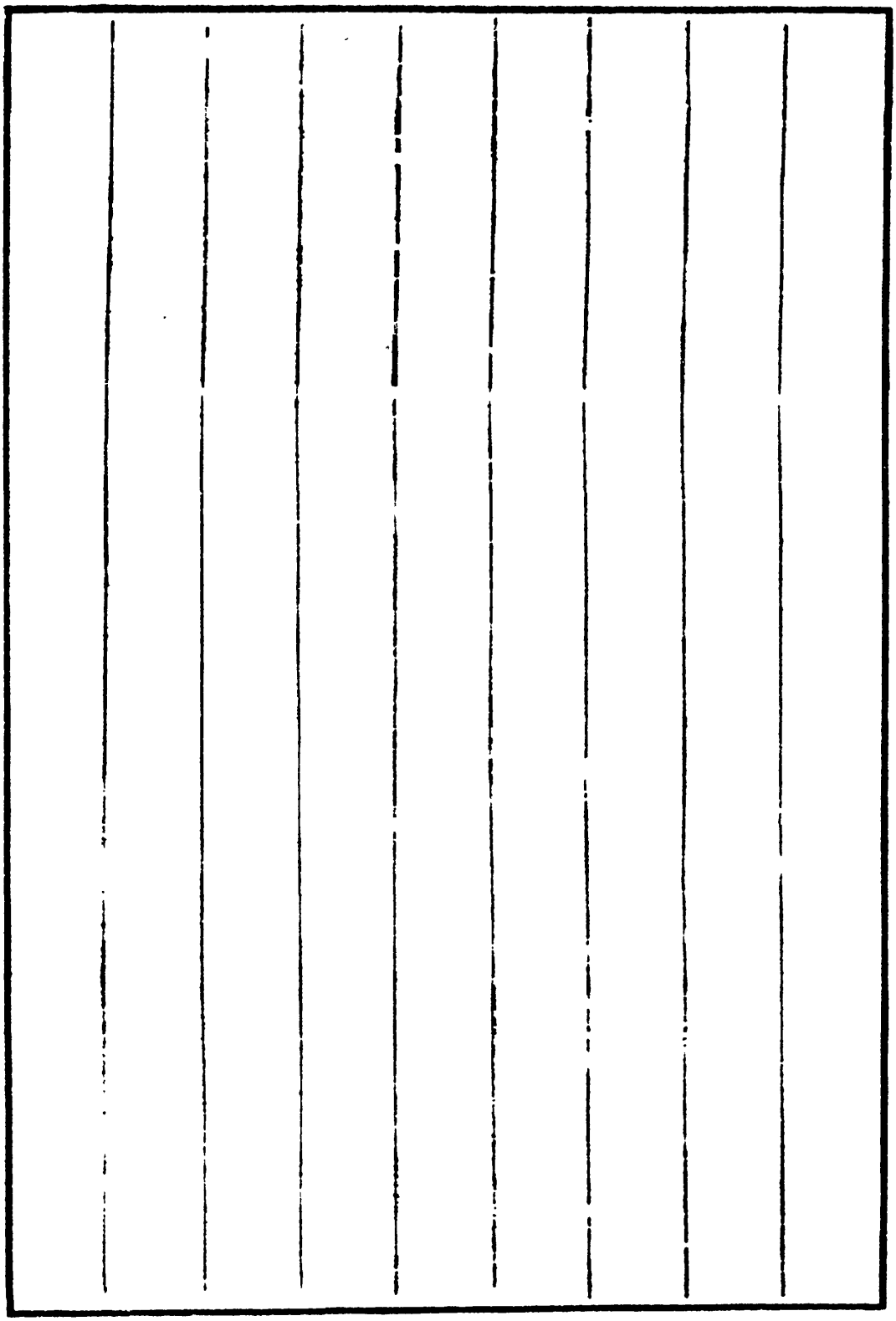
高帝逮干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已来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

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挽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又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踊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佐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

可謂至愛而猶屢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之難況明哲君子哉光

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

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河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篡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哉何其詭耶



桓子新論

桓譚撰
孫馮翼輯

本館據問經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桓子新論

序

自七略出子之名以與儒家、兵家、法家、以下凡十四類可以詁經可以證史故于四部中別爲一部第眞僞雜揉醇疵互見歷年久遠軼而不存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能別而白之以成一家言耶隋志以桓子新論十七卷典論五卷列之儒家皇覽一百二十卷列之雜家唐志悉載之惟以皇覽入之類書類宋藝文始不著錄崇文總目書錄解題皆不存其名則逸之者久矣梁仲容取諸家術數雜記凡一百七十五抄其要語爲子略三十卷馬總譏其繁略失中歸震川又增益之共二十六卷爲諸子彙函然僅載荆山子琴諷一篇耳典論論文見文選餘則散見于他書零章斷句未有彙成一編以補子書之缺者此鳳卿所爲輯逸子書三種也今年冬索予序予考譚于光武時隱荆山仿陸賈新語劉向新序而作新論好鼓琴嘗援琴以見志著書二十九篇琴道一篇未竟肅宗使班固補成王充論衡以陽城子長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金樓子亦稱之其見重于當時如此魏書胡沖吳歷皆載典論裴松之西征記云典論石在太學太平御覽又謂國子堂前有刻碑漢建武中立永嘉六年詔下三府繕治有魏文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則碑已無可考魏文帝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劉劭、楊俊、傅亦云然隋經籍志注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隋志以爲繆卜等撰玉海以爲韋誕諸人或謂劉劭又謂王象唐六

典則謂王象繆襲據魏志云使諸儒是諸人俱曾奉詔不必執一人也其互相異同者裴松之注與李善選注不同御覽與意林不同魏志與世說注不同練作繩誠作誡崤峙作疎殊煩作順下者守邊隅作下者守邊七勝六勝作七升六升術遂作術垂居財巨億作家有巨億之類不可枚舉有不標琴道篇者有竝題皇覽逸禮者有祇題逸禮而不著皇覽者有祇題禮記逸禮者有不標篇名而僅題皇覽者有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御覽題皇覽冢墓記裴駰、劉昭、酈道元注書雖未標題而亦當依類編之者條分縷析竟委窮源使非博採羣書詳加考證將使後之人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夫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類書者兼收四部遺文舊事往往託以得存胡應麟作筆叢始議改入集部未免紛更故隋志載之子部戴叔倫云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可廣見聞則採諸子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三種者爲漢魏所逸足垂不朽者或漢魏百三名家說郛所引不足徵信鳳卿惟折衷于唐宋以前書以歸一是閱數年而始成昔人編逸詩、逸周書鳳卿亦猶是志也四庫全書于永樂大典中輯傅子一卷金樓子六卷皆列隋經籍志陳振孫、晁公武所未見收之殘闕之餘者世人奉之爲奇珍義海詞源斯稱極盛鳳卿生逢其時藏書又富搜輯成是編吾知爲採書者所不廢則逸也而非逸矣爰於其付梓人也識數語以歸之嘉慶己未冬十一月宣城張炯撰于瞻園之黃葉山房

序

余少日讀陳壽三國志。檢裴松之注中所引書。凡百有八十餘種。多今世所罕傳者。輒採而輯之。得傳子五十五事。隨取諸子彙函。及百家類纂二書。披而校錄。竝逸傳子。乙未公車應禮部試。國家方命儒臣。薈萃四庫全書。而纂修官徐君步雲。從永樂大典中搜出傳子有錄目者二十四篇。然皆裴松之之所未引者。又有無錄目者數條。及旁搜太平御覽。文選注中。碎事計四十條。亦間爲裴注之所未及引。然後知古書之久逸者。猶或存於他書所徵引中。自非好學深思。博覽兼綜。雖寸珪斷璧所在多有。卒無能使散者復聚。則亦聽其逸焉而已矣。瀋陽孫君鳳卿生右文重學之時。隨尊甫方伯公之官金陵。擁書萬卷。而肆力於詩古文辭。春間讀灌甫莊詩稿。韻長味永。蓋心折之久矣。茲以所輯逸子書。從郵筒寄示。則桓子新論。魏文典論。及皇覽三種。藏書家不存其目。殆久與傅子同其逸焉而已。吾同年友張君惺齋。則鳳卿所同研席。而日夕相與講習者。爲序冠之卷首。其於三書昔賢著述之盛。以及數百年來湮晦久逸之始末。言之綦詳。而瑤田亦得於老朽家食之餘。披而讀之。何其幸也。爰綴數言於簡末。以歸鳳卿。且致聲氣應求。數百里外。相傾慕之意云爾。嘉慶四年歲莫。歙浦弟程瑤田。時年七十又五。

桓子新論序

後漢桓譚字君山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其分篇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啓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辯惑述策閔友琴道具見於范史本傳及章懷注譚書本十六篇光武勅言卷大令別爲上下故自王霸至辯惑皆分二篇惟本造閔友琴道各一篇以成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及新唐志俱稱十七卷蓋仍依十六篇爲卷竝目錄爲十七耳（古書多列目一卷隋志中甚多）宋史藝文志不載譚書晁公武陳振孫亦皆未言及則其亡軼當在南宋時裴松之補注蜀志引琴道篇語而不著琴道之名以文選注所引琴道證之固確然可据也本傳言琴道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引東觀記曰琴道但有發首一章今緝逸篇雖於君山孟堅之文未分朱紫然既有選注足据故凡雍門與孟嘗語及譚論樂事皆可彙爲一篇以肖其舊餘諸篇目昔人徵引其詞未嘗顯標其題必欲臆爲分列恐蹈武斷之弊且如史記正義引三皇道理五帝德化三王仁義五霸權智初學記云王道之主德統乾元太平御覽云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此類以入王霸篇尚顯而易信又漢書注云古孝經異字四百餘經典序錄言穀梁多有遺文公羊彌失本事史通稱左氏於經猶衣之表裏北堂書鈔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諸語今以人正經篇亦或與桓子有合若選注漢高建立鴻基侔功湯武藝文類聚及御覽引論漢孝文孝武帝事末皆云此通而蔽者也既似王霸篇語又似祛蔽篇文是將焉歸乎他如本造求輔等目僅觀篇名而不得

其詞。則尙不知所謂。何能一一強分也。宋汪晫編曾子子思子。以強立篇名。爲通儒所譏。豈可循其覆轍哉。陶宗儀說郛所引新論二十七事。其書不足據。故未採錄。本傳述譚歷官始末。自西漢成帝時。以父爲大樂令。任爲郎。歷哀、平。至王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拜大中大夫。光武卽位。徵待詔。後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茲以新論考之。譚自言爲黃門郎。見乘輿鳳蓋之屬。及爲奉車郎。承命作仙賦。書甘泉壁。又典漏刻。參晷景。衞殿中小苑西門。同時郎有冷喜。佐有梁子初、揚子林。期門郎則有程偉。至其爲典樂大夫。以與典樂謝侯爭鬬。坐免。此皆可與本傳互證者也。御覽載陽城、張衡蜀郡王翁與譚俱爲講學祭酒。此則本傳所未載。可補范史之闕也。至於方士王仲都。董仲君。與待詔景子春。善占事。范史方技列傳。皆闕遺其人。葛洪神仙傳。張華博物志所載。王仲都能忍寒暑。竝資於新論。梁劉勰文心雕龍。稱秦君延注堯典文繁。亦譚之所說也。馬遷史記。其太史公語。乃東方朔所加。譚以前未有此論。王伯厚亦以連山易詳。歸藏易簡。語未詳所據。蓋譚博學多通。所見多後人未見書焉。善鼓琴。好音律。故特著琴道篇。能文嗜古。數從劉歆、揚雄遊。辨析疑義。古論中屢稱子駿、子雲。至欲以太元次五經。是亦可以徵譚之學術矣。王充論衡。深譽君山之論。爲不可及。新論之名。譚以爲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而作。今新序、新語。四庫列於儒家。惟茲逸篇。亦隋唐志中儒家之流。何可不急爲掇存。俾與劉、賈二書。竝行於世也。

考證。

王充論衡。超奇篇曰。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閒事。辯昭然否。虛妄之辭。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陽城、子長、

揚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漸之才。

又曰。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

佚文篇曰。挾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定賢篇曰。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識。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案書篇曰。董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

又曰。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

又曰。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對作篇曰。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

葛洪神仙傳曰。王仲都。漢人也。桓君山著新論。稱其人。張華博物志。辯方士篇曰。劉根不覺饑渴。或謂能忍盛虛。王仲都當盛夏之月。十爐火炙之不熱。當嚴冬之時。裸之而不寒。桓君山以爲性耐寒暑。桓君山以無仙道。好奇者爲之前。者已述焉。（桓君山原本作恆山君。蓋刊誤。）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曰。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

學章句。秦君延漢書藝文志注引新論作秦近君。

金樓子雜記篇曰。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

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林寶元和姓纂卷二支韻曰。桓譚新論。有時農。又魚韻曰。新論有通人如子禮。

章懷後漢書桓譚傳注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閔友、琴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又曰。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

桓子新論目錄

本造篇一
王霸篇上下
求輔篇上下
言體篇上下
見徵篇上下
譴非篇上下
啓寤篇上下
祛蔽篇上下
正經篇上下
識通篇上下
離事篇上下
道賦篇上下
辨惑篇上下

述策篇上下
閔友篇一篇
琴道篇一篇
後漢書桓譚傳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章懷注曰本造閔友琴道一篇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又傳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注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桓子新論一卷

清　瀋陽孫馮翼輯

琴道篇　新論二十九篇。昔人徵引。皆不著篇名。惟琴道之名。見引於文選注。今故編於卷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罹譖。怨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諛諂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辭。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邵正志

傳注。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又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又琴道曰。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陸士衡弔魏武文。又虞子陽霍將軍詩注。並同引此四句。又張孟陽七哀詩注。雍門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又江文通別賦注。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檮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廣廈邃房。又前緩聲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艑龍舟。張景陽七命注。同引此句。又潘安仁笙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艑龍舟。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又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檮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又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廣廈邃房。又前緩聲歌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艑龍舟。張景陽七命注。同引此句。又潘安仁笙賦注。琴道曰。雍門周曰。水嬉則艑龍舟。又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又江文通恨賦注。琴道曰。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鳴條則傷心矣。又琴道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周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又魏文帝與吳質書注。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眞。計文選注。共引十六事。

按裴松之注。引琴道篇。語最整。而不標篇名。李善選注所引八事。竝標琴道之名。其未標者。亦八事。而皆雍門語。則固可互證也。其字句與裴注間有小異。乃徵引傳寫之差池耳。

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引琴道語。又司馬長卿長門賦注。傅武仲舞賦注。

琴七絲。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注。引琴道語。

伯夷操以鴻鴈之音。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引琴道語。下徵七絃。總會樞極。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堯暢遠。一本作逸。七發注又作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文選嵇叔夜琴賦注。枚乘七發注。並引琴道之語。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文選琴賦注引琴道語。又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羽族部。引微子操數語。同選注。而援琴作操句下。有其聲清以浮五字。操似鴻鴈咏之聲。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舜操者。昔虞舜聖德元遠。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文選注同上引琴道語。大聲不振。華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文選成公子安嘯賦注引琴道語。

已上文選注。引琴道九事。

琴神農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顧野王玉篇。卷十六。八音廣播。琴德最優。文選潘安仁笙賦注。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文選枚乘七發注。神農作琴。初學記卷十六樂部。昔神農氏繼宓羲而王天下。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於是始削桐爲琴。爲一作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卷八十八木部。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又白頭吟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十四布帛部。八音之中。惟絃爲最。而琴爲之首。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

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四樂典。）

昔夏之時。洪水懷山襄陵。禹乃援琴作操。其聲淸以益。潺潺湲湲。志在深河。（北堂書鈔。卷一百九樂部。又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注曰。夏禹之時。鴻水浡滀。）

五聲各從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諭而示之。望視則靑赤白黃黑。各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五色文飾之。欲爲四時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用四聲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一。服用部。）

晉師曠善知音。衞靈公將之晉。夙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爲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餐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後漢書陳元傳注。）

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爛金爲烙。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月成泥。璇室瑤臺。藹雲翳風。鐘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紛以擾。駭角震商。（太平御覽。卷八十四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四十一政術部。引紂爛金爲烙。溢酒爲池。骨月成泥三句。）

神農氏爲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理亂也。（初學記。卷十六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琴。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爲知音。（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一樂部。）

已上十三事。玉篇、選注、及初學記諸書。均不標琴道篇名。因類附錄之。以成一篇。其餘本造、王霸、等十

五篇不能臆爲分列姑依引書先後次第編之如左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約盟誓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者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圖王不成亦可以伯（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咸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林卷三）

明鏡龜策也章程斛斗也銓衡丈尺也（意林同上）

前世俊士立功垂名圖畫于殿閣宮省此乃國之大寶亦無價矣雖積和璧累夏璜囊隋侯簏夜光未足喻也伊呂良平何世無之但人君不知羣臣弗用也（意林同上）

賢有五品謹勅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一作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絕崖峙（一作疎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意林同上）

賈誼不左遷失志則文彩不發淮南不貴盛富饒則不能廣聘駿士使著作文書太史公不典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楊雄不貧則不能作元言（意林同上）

殷之三仁皆暗于前而章于後何益于世何補于君（意林同上）

世有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路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罣目。生于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道。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罣目者也。更始將相。不防衞罣中。死棋皆生也。意林卷三。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黥布列傳。文選章宏嗣博奕論注。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藝部。

文王葬枯骨。無益衆庶。衆庶悅之。恩義動人也。王翁案王翁謂王莽。以曾仕莽。不可斥名。又不可稱公。故也。觀人五藏。無損生人。生人惡之。殘酷也。意林卷三。東方朔短辭薄語。以謂信驗。人皆謂朔大智。後賢莫之及。譚曰。人有以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瑟狐。又不知狸與箜篌。乃非但言朔。亦不知後賢也。意林卷三。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

夫以人言善我。亦必以人言惡我。王翁使都尉孟孫往泰山告祠。道過徐州。徐州牧宋仲翁。道余才智。陳平、留侯之比也。孟孫還。喜謂余曰。仲翁盛稱子德。子乃此耶。余應曰。與僕遊四五歲。不吾見稱。今聞仲翁一言。而奇怪之。若有人毀余。子亦信之。吾畏子也。意林卷三。

余前作王翁掌教大夫。有男子殺母。有詔燔燒其子屍。余謂此事不宜宣布。余封事云。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此云。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慙。自悔其言之非也。丞相大慙。御覽人事部。引作丞相太尉。按大尉二字。應是大慙之訛。人皆少丞相。多彼賢人。賢人之言。益於德化也。鳥獸尚與之諱。況於人乎。不宜發揚也。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

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意林卷三。

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是孔邱。誤之甚也。意林同上。

張子侯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意林同上。

畫水鏤冰。與時消釋。意林同上。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有訛誤。之者竝至。意林同上。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殤其年也。關東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肉味美。對屠門而嚼。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駿相追銜尾。致暮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食。何異顏孔優劣。意林卷三。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二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卷八百六十二飲食部。

余少時見揚子雲麗文。欲繼之。嘗作小賦。用思太劇。立致疾病。子雲亦言。成帝詔作甘泉賦。卒暴。遂倦臥。夢五藏出地。以手收內之。及覺氣病一年。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意林卷三。文選陸士衡文賦注。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

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于須臾。意林卷三。

子貢問蘧伯玉曰。子何以治國。答曰。弗治治之。意林同上。

古孝經一卷。二十章。一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意林卷三。又漢書藝文志注。

左氏云。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意林卷三。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一學部。

堯能則天者貴其能臣舜禹二聖。意林卷三。

劉子政子駿子駿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此亦蔽也。意林卷三。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卷六百一十六學部。

舉綱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治大國者。亦當如此。意林卷三。

以賢伐代下同。賢。謂之煩。煩一作作順。以不肖伐不肖。謂之亂。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

王平仲云。周譜言。定王五年。河徙故道。今所行處。非禹所穿。意林卷三。

楊子雲工于賦。王君大習兵器。余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意林卷三。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九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

五福。壽、富、貴、安樂、子孫衆多。意林卷三。

百足之蟲。共舉一身。安得不濟。意林同上。

曲陽侯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稱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余應曰。誰當久與龜鶴同居。而知其年歲耳。意林卷三。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用部。

聖人何不學仙而令死耶。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者。示民有終也。意林卷三。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昔神農繼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朞之數。厚寸有八。象三六數。廣六分。象六律。上圓而斂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廣下狹。法尊卑之體。琴者禁也。古聖賢玩琴以養心。窮則獨善其身。而不失

其操。故謂之操。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堯暢、經逸不存。舜操、其聲清以微微子操其聲清以淳。（清以淳、選注引作清以浮。）箕子操、其聲淳以激。（意林卷三、文選注、藝文類聚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九樂部、卷八百十四布帛部。）

已上三十五事。意林引其中別見于文選注、藝文類聚、大平御覽等書者一十五事。其徵引字句多差池不同。語亦詳略互異。今並錄之。以備參攷。

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劉昭續漢禮儀志注。）

天稱明。故名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續漢祭祀志注、又初學記卷十三禮部、藝文類聚卷三十八禮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四居處部曰。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象天地。爲四方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命曰明堂。）

郃在漆縣。其民有會日。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續漢郡國志注、又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曰。扶風郃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民有會。下同劉昭注。）

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下事。如今尚書官矣。（續漢百官志注。）

宜得大賢智。乃可使處議持平。（北堂書鈔卷五十九設官部、藝文類聚卷四十八設官部、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二職官部、並引堯試大麓一事。而較劉昭注多宜得大賢智二句。）

王莽時置四海郡。令其吏皆百石親事。一曰爲四百石。二歲而遷補。（續漢百官志注。）

桓譚謂揚雄曰。吾之爲黃門郎。居殿中。數見輿輦玉蚤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皆元黃五色。飾以金玉翠

羽、珠絡、綿繡、茵席者也。續漢輿服志注、又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云、乘車玉瓜華芝及鳳凰三蓋之屬、玉瓜與蛋作玉瓜與劉昭注異、又章懷後漢書班固傳注、亦引此二句、又文選顏延年遊曲阿後湖詩注同、又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二句、

呈衣冠於裸川。任昉述異計卷上、

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窈窕好容。質性嬛佞。史記集解、卷十二孝武本紀、

或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爲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於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好愛則閼氏日以遠疎。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媚之性。必憎惡而剸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史記集解、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又漢書高帝紀注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遺閼氏、漢有美女妃、此今皇帝困危、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又白帖卷二十一曰、高祖被圍平城、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閒遣人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天下無雙、急則進單于、單于得必大重之、則閼氏之寵衰也、是謂出奇計也、又藝文類聚、卷十八人部云、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疎矣、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云、陳平爲高帝解平城圍、隱而不傳、子能知乎、曰、陳平說閼氏、言漢有美女、其容貌天下無有、今急馳使歸迎、欲進單于、單于見必愛之、則閼氏言之、單于而得免也、史記集解、卷八十三鄒陽列傳、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

世有圍碁之戲。選注作俗有圍碁無之戲二字、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

勝。選注作張置疎遠。多得道而爲勝二句。中者。則務相絕遮。以爭便求利。選注無求字。下者。守邊隅。隅字選注無。趨作罣。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然亦句。選注無。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幷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廣道地之謂。選注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其中計云。取吳楚。幷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選注云。中計塞城絕遮要爭利者也。塞城下。選疑有脫字。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罣者也。選注。無取吳下蔡四字。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罣中死基皆生。選注多末三句。史記集解卷九十一。黥布列傳。文選章宏嗣傳奏論注。又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三工藝部。

夫上古稱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理。理字。御覽作治。原本當是治。史記正義。避唐嫌名改。而五帝用德化。三王以仁義。五伯伯。御覽作霸。以權智。其說之曰。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史記正義。卷五秦本紀。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太史公造書。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爲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朔所加之者也。史記索隱。卷四。孝武紀。卷二十八。太史公自序傳。

武帝出璽印石財。有兆朕子侯則沒印。帝畏惡。故殺之。史記索隱。卷九封禪書。

關竝字子陽。材智通達。漢書溝洫志注。

張戎字仲功。習灌溉事。漢書注同上。

韓牧字子台。善水事。漢書注同上。

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

臣導引無所服餌。漢書藝文志注。又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三人事部。卷七百四疾病部。竝引曰。余前爲王翁典樂大夫。得樂家書記言。文帝時。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所服食而至此耶。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爲樂。日講習以爲常事。臣導引無所服餌也。竇公少盲。專一內視。故有此壽。譚以爲少盲恆自樂。所以益性命也。

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百餘字。漢書藝文志注。

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漢書注同上。

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水經河水注。又藝文類聚。卷九水部曰。其流激峻。故爲平地災害。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藝文類聚作逸人。王仲都。詔問何所能。對曰。能忍寒暑。曰。因爲待詔。乃以隆冬盛寒日。令袒載駟馬。於上林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曛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水經渭水注。又三輔黃圖。卷五。引至曛然自若句止。又藝文類聚。卷五歲時部。惟引忍暑一事。其忍寒數語未引。又初學記。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二時序部。卷三十四時序部。卷七百五十七器物部。皆引之。而語竝簡略。

莊尤字伯石。後漢書光武紀注。

揚雄作元書。以爲元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屬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元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章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揲之。元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後漢書張衡傳注。又胡三省資治通鑑。卷三十音注。

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

本事矣。陸德明經典序錄。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劉知幾史通。卷十四外篇。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

古論語與齊魯文異六百四十餘字。經典序錄。

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又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又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一居處部。

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

善相馬者曰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

道路皆蒿艸。廖廓狼籍。文選注同上。

揚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文選。揚子雲甘泉賦注。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疑。文選。郭景純江賦注。顏延年五君詠詩注。謝元暉敬亭山詩注。任彥昇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注。

謂揚子曰。吾數見乘輿錦繡茵席。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注。

桓譚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文選。陸士衡文賦注。又藝文類聚。卷五十六雜文部。卷七十五方術部。並曰。余少時見子雲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子雲亦言。成帝時。上幸甘泉。詔使作賦。爲之作暴倦臥。夢其五藏出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病。一歲而亡。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又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人事部。卷五百八十七文部。卷七百三十九疾病部。並引之。

漢之三王。內置黃門工倡。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

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文選陸士衡宴元圃園詩注。

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文選顏延年釋奠會作詩注。

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

漢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狀。還帳坐。文選潘安仁悼亡詩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服飾部。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夫人之神。乃夜設燭於幄帷。令帝居別帳中。遙望見李夫人之貌。又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九服用部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帳中。令帝望見之。

漢高祖建立鴻基。佐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詩注。

黃門鼓吹者。有任眞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文選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

周易曰。肥遯無不利。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注。

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二十萬。藏於都內。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

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章宏嗣博弈論注。陸士衡弔魏武文注。

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市。懸置千金。以延

示衆士。而莫有能變易者。乃其事約鹽體具而言微也。文選。楊德祖答臨淄侯牋注。

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文選。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藝文類聚。卷七十二食物部。初學記。卷二十六服食部。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五酒食部。白帖。卷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資產部。卷八百六十二飲食部。又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觀吾小時二賦。亦足以揆其能否。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

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文選。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注。

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爲世俗所遺失焉。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老子其心元遠而與道合。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

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文選。班孟堅典引注。

文帝愼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文選。范蔚宗皇后紀論注。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文選。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惟人心之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兄不能以教弟也。文選。魏文典論論文注。

子貢對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王簡棲頭陀寺碑文注。

昔周公光寵周道。澤被四表。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

治獄如水。（北堂書鈔。卷四十四刑法部。）

昔孝成帝時。余爲樂府令。凡所典倡優伎樂。蓋且千人。（北堂書鈔。卷五十五設官部。）

茂陵周智。典定文義。（北堂書鈔。卷六十八設官部。）

諸儒覩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爲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後聖。未必相襲也。（北堂書鈔。卷九十五藝文部。）

余少時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北堂書鈔。卷九十七藝文部。）

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北堂書鈔。卷九十八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學部。卷六百十六學部。）

高君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冥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六藝文部。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學部。）

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北堂書鈔同上。連山原本作厲山。刊誤。）

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幸甘泉宮。欲書壁。爲之賦。以頌美二仙之行。余承命爲作仙賦。以書甘泉之壁。（北堂書鈔。卷一百二藝文部。）

周亞夫嚴猛哮吼。可謂國之大將。（北堂書鈔。卷一百十五武功部。）

動如雷震。住如岳立。攻如奔電。取如疾風。前輕後重。內實外虛。（北堂書鈔。卷一百十六武功部。）

君太素曉習萬劒之名。凡器遙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二武功部。）

楚之鄂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爲朝衣鮮而暮衣弊。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六車部。

余爲郎。典漏刻。燥濕寒温輒異度。故有昏明晝夜。參以晷景。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又太平御覽。卷二天部。曰。晝日參以晷景。暮夜參以星宿。則得其正。

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雖有疾病。不敢觸犯。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三酒食部。爲介子推故也。藝文類聚。卷三歲時部。太平御覽。卷二十七時序部。又後漢書周舉傳曰。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章懷注曰。其事見桓譚新論。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北堂書鈔。同上酒食部。

公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白帖卷九。

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卽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惟漢家爲最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卽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衞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卽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衞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所謂通而厥者也。藝文類聚。卷十二帝王部。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十二帝王部。曰。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考合古今。卷十三帝王部。曰。

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環壅之。名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轉王道。周而復始。藝文類聚。

卷三十八禮部大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四禮儀部

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此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猥與箜篌也藝文類聚卷四十四樂部

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褕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賊夜來余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藝文類聚卷七十五方術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九衣冠部東亭作下邑亭中又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服章部卷八百十六布帛部曰余自長安歸沛道病蒙絮被絳罽襜褕乘騂馬宿於邑東亭亭長疑是賊發賊來攻余令勿鬬乃解而去此安靜自持也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使爲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謝救火者不冝呼髡智士識之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藝文類聚卷八十火部又初學記卷二十五器物部曰傳曰記言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有火災卽更爲曲突而遠徙其薪

劉子駿信方士虛言謂神仙可學余見其庭下有大榆樹久老剝折指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朽蠹人雖欲愛養何能使不衰藝文類聚卷八十八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六木部

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藝文類聚卷九十三獸部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騄牛譽郭椒丁縠藝文類聚卷九十四獸部初學記卷四歲時部

日從天元以來訖十一月朔朝冬至日月若連璧初學記同上

通歷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

夫王道之主。其德能載包含以統乾元也。初學記。卷九帝王部。

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行化也。初學記同上。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三禮儀部。

言太山之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初學記同上。又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禮儀部同。

夫不翦之屋。不如阿房之宮。不琢之椽。不如磨礱之桷。元酒不如蒼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鄭之樂。初學記。卷十五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樂部。

更始帝到長安。其大臣辟除東宮之事。爲下所非笑。但爲小衞樓半城而居之。以是知其將相。非蕭、曹之儔也。初學記。卷二十四居處部。

予小時聞閭巷言。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長水校尉關子陽。以爲天去人上遠而四傍近。以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去丈餘。夜半在上。視之甚數。相去惟一二尺。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近不同。乃差半焉。日中在上。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從太陽中來。故涼。西在桑榆。大小雖同。氣猶不如清晨也。李嚴法苑珠林。卷七日月篇。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下曰。愴愴。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今法苑珠林所引無愴涼語。疑李嚴有所刪節。通人揚子雲。因衆儒之說天。以天爲常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乃圖畫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歷數。昏明晝夜。欲爲世人立紀律。以垂法後嗣。余難之曰。春秋晝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東方。暮入於酉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視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當北斗極天樞。樞天軸也。猶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天以

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仰視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南。如蓋轉則北道近。南道遠。彼晝夜數何從等乎。子雲無以解也。後與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頃。日光去背。不復曝焉。因以示子雲曰。天卽蓋轉。而日西行。其光影當照此廊下而稍東耳。無乃是反應渾天家法焉。子雲立壞其所作。則儒家以天爲左轉非也。（太平御覽。卷二天部。又初學記。卷一天部曰。天如蓋轉左旋。日月星辰。隨而東西。又文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注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又吳淑事類賦注。卷一天部。引與御覽大同。）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後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太平御覽。同上天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儀飾部。曰。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黃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今七十始知其理。）

天下有鸛鳥。郡國皆食之。三輔俗獨不敢取之。取或雷震霹靂起。原夫天。豈獨右此鳥。其殺取時。適與雷遇耳。（太平御覽。卷十三天部。又卷九百二十五羽族部。）

世俗皆曰。漢文帝躬儉約。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實殷富。澤加黎庶。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太平御覽。卷三十五時序部。卷八百三十七百穀部。又北堂書鈔。卷五十六歲時部。引同。惟刪上下饒羨句。）

大司馬張仲義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決河溉田。令河道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復引河。（太平御覽。卷六十一地部。事類賦注。卷六地部。）

儒者或曰。圖王不成。其弊可霸。此言未是也。傳曰。孔氏門人。五尺童子。不言五霸事者。惡其違仁義而尙

權詐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

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豕。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六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一帝王部。曰朝九州之俊。

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死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卽位而假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攝紀綱。故遂褒增。隆爲太宗也。而溺於私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也。太平御覽。卷八十八皇王部。又北堂書鈔。卷七帝王部。曰聖德元達。卷十五帝王部。曰總攝紀綱。

博士弟子韓生。居東。連三夜有惡夢。以問人。人教使清晨起廁中祝之。三旦而人告以爲咒咀。捕治數日死。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居處部。卷四百人事部。

王公大人。則嘉得良師明輔。品庶凡民。則樂畜仁賢哲士。皆國之柱棟。而人之羽翼。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七居處部。又北堂書鈔。卷二十九政術部。曰梁棟大臣。

余年七十。爲奉車郎中。衞殿中小苑西門。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五職官部。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孟津之北。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得魚。則地應也。燎祭降烏。天應也。二年聞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

於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九兵部。

余嘗與郎冷喜出。見一老公。糞上拾食。頭面垢醜。不可忍視。喜曰。安知此非神仙耶。余曰。道必形體如此。無以道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二人事部。

以賢代賢謂之順。以不肖代不肖謂之亂。太平御覽。卷四百二人事部。

諺言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太平御覽。卷四百四人事部。

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雖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餘。乃升爲王霸師。太平御覽。同上。

揚子雲何人耶。答曰。才智開通。能入聖道。漢興以來。未有此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人事部。又卷六百二文部。曰。揚子雲才智聞通。卓絕於衆。漢興以來。未有此也。又王充論衡超奇篇曰。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審矣。

國師子駿曰。何以言之。答曰。才通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廣大。其餘蔟殘小論。不能比之子雲所造法言太元經也。人貴所聞賤所見也。故輕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元次五經也。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

公孫龍。六國辯士也。爲堅白之論。假物取譬。謂白馬爲非馬。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行也。色非形。形非色。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人事部。

哀帝時。有老人范蘭。言年三百歲。初與人相見。則喜而相應和。再三則罵而逐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六人事部。

昔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廷中。丞相語次。言聞梟生子。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寧然耶。有德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太尉。自悔其言之非也。郡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賢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惡

揚善。鳥獸尙爲之諱。而況於人乎。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曰。王翁時。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禽獸。尙爲之諱。況人乎。鄙人有得脡原注音擅。生肉醬也。醬而美之。及飮。惡與人共食。卽小睡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醬。遂棄而俱不得食焉。彼亡新王刺欲取天下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宥予。是昔睡脡之類。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人事部。又卷八百六十五飮食部。曰。鄙人得脡醬而美。與人共食。少睡其中。因棄之俱不得食。原注。脡音延。與人事部注異。

余前爲典樂大夫。有烏鳴於庭樹上。而府中門下。皆爲憂懼。後余與典樂謝侯爭鬬。俱坐免去。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六人事部。又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曰。余前爲典樂大夫。有梟鳴於庭樹叢中。皆懼。余後與典樂侯鬬。皆坐免。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羣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遂至。俘獲其太子。及后姬。甚可傷。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六禮儀部。又卷七百三十五方術部。曰。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躬儛壇前。吳人來攻。其國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

王莽起九廟。以銅爲柱。薶大金銀錯鏤其上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禮儀部。

揚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貧。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六禮儀部。

揚子雲大才。而不曉音。余頗離雅操。而更爲新聲。子雲曰。事淺易善。深者難深。卿不好雅頌。而悅鄭聲宜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樂部。

余爲新論。述古今。亦欲興治也。何異春秋褒貶耶。今有疑者。所謂蚌異蛤。二五爲非十也。譚見劉向新序。陸賈新語。乃爲新論。莊周寓言。乃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亦皆爲妄作。故世人多云。短書不可用。然論天閒莫明於聖人。莊周等雖虛誕。故當採其書。何云盡棄耶。太平御覽。卷六百二文部。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古秩禮記。有四十六卷。古論語二十一卷。古孝經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嘉論之林藪。文義之淵海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學部。

余同時佐郎官。有梁子初。揚子林。好學。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常有所不曉。百許寄余。余觀其事。皆略可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學部。

漢定以來。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少府所領園地。作務之八十三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太平御覽。卷六百二十七治道部。

近哀平閒方士。臨淮董仲君。坐繫獄病死。數日目陷生蟲。吏捐棄之。便更活云。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三刑法部。又卷七百三十七方術部。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佯死。目陷蟲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雙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非爲幻也。又卷九百四十四蟲豸部曰。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嘗坐重罪繫獄。佯病死數日。目陷蟲出而復活。又張華博物志卷四。李嚴法苑珠林。卷七十六咒術篇。竝引董仲君事。

傳記言。魏牟北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國治且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縱何也。牟曰。大王治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

爲其敗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縱之制耶。王無以應。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又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七衣冠部。引魏牟見趙王。至敗縱而冠不成與句止。文義竝同。惟縱字作繼。

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以示勇。太平御覽。同上服章部。

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婦父朱若。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五服章部。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卻老之術。君惠曰。龜鶴稱千歲。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蟲鳥耶。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服用部。

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請買焉。幼賓曰。我與好事長者傳之。已顧十萬。非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於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太平御覽。卷八百五珍寶部。

淮南王之子。迎道人作金銀。又云。字鉛與公。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

期門郎程偉。好黃白事。娶婦得恠女。偉無衣焉。婦致兩疋繒。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筒中水銀。婦乃出其筒中藥以投之。立成。偉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太平御覽。同上珍寶部。

陽城子姓張名衡。蜀郡人。王翁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及寢疾。豫買棺槨。多下綿繡。立被發塚。太平御覽。卷八十五布帛部。

宓犧之制杵舂。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而驢贏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九資產部。又卷七百六十二器物部。曰。伏羲制杵舂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代碓。而利十倍。

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飲食部。

九江太守龐眞。按縣令高受社祭廛。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盜。上請逮捕。詔原本二字模糊。贓天下。緣是諸府縣社。臘祠祭竈。不但進熟食。皆復多肉米酒脯腊。諸奇珍益盛。是故諸郡府。至殺牛數頭。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飲食部。

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脂炷燋禿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伯師曰。人衰老應自續。余曰。益性可使白髮更生黑。至壽極亦死耳。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火部。

舉火夜坐。燃炭乾牆。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一火部。

呂仲子婢死。育女四歲。數來爲沐頭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爲之。殺之則止傷。仲文亦言。所知家嫗死。忽起飲食。醉後而坐祭牀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行壞垣。得老狗。便打死。殺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太平御覽。卷八百八十五妖異部。又卷九百五獸部。曰。呂仲子婢死。有兒年四歲。葬後數來撫循之。亦能爲兒沐頭。其家惡之。以告方士曰。有狗爲妖。殺之。婢遂不復來。又曰。陽仲文家嫗死。已殮未葬。忽起坐棺前牀上。飲酒醉。而狗形見。殺之。

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子優劣。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獸部。

衞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太平御覽同上獸部

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菜部

余與劉子駿言養性無益其兄子伯生曰天生殺人藥必有生人藥也余曰鉤藤不與人相宜故食則死非爲殺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魚礬石賊鼠桂害獼杏核殺猪天非故爲作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藥部

齊桓公行見麥邱人問其年幾何曰八十三年公曰以子壽祝寡人乎答曰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太平寰宇記卷十二河南道又初學記卷八州郡部引齊桓公行見麥邱人一句

物理論

楊泉撰

本館據平津館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物理論輯本序

隋經籍志言梁有楊子物理論十六卷。晉徵士楊泉撰。唐藝文志、馬總意林、所著卷數並同。而其目不見宋藝文志。則其書自宋已佚之矣。章逢之孝廉曾有輯本。今淵如觀察重加校正。補所未備。屬瑞辰序之。其分卷之舊。已不可考。謹以事類次第編錄。自天文地理以迄古今帝王用人行政之要。靡不囊括。蓋博采秦漢諸子之說爲之。而引傅子爲尤多。如云買鄰之直。貴于買宅。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士。非玉璧談者爲價。以及蒙恬築長城歌。其不言傅子者。亦多出于傅子。傅子一百四十卷。今僅從永樂大典錄出一卷。楊子是書。正足與傅子相表裏已。楊泉、字德淵。梁國人。隋志稱徵士。亦稱處士。目爲楊子。列入儒家。蓋晉之隱君子閉戶著書者。所著有太元經十四卷。又集二卷。錄一卷。見隋志。今俱不傳。太元經見于意林凡六條。蓋倣子雲大元爲之。其文集則不數見。而物理論于此得存其概。是誠斷璧殘圭之可寶貴也。嘉慶十年十月望日。翰林院庶吉士桐城馬瑞辰序。

物理論一卷

晉 徵士楊 泉撰

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爲剛其體迴旋羣生之所大仰北堂書鈔天部太平御覽天部

楊雄非渾天而作蓋天圓其蓋左轉日月星辰隨而東西桓譚難之雄不解此蓋天者復難知也太平御覽天部

元氣皓大則稱皓天皓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也太平御覽天部

儒家立渾天以追天形从車輪焉周髀立天案天上應有蓋字言天氣循邊而行從磨石焉斗極天之中也言天者必擬之人故自臍以下人之陰也自極以北天之陰也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水土之氣升而爲天案水土句又見初學記天部天者君也夫地有形而天無體譬如灰焉煙在上灰在下也渾天說天言天如車輪而日月旦從上過夜從下過故得出卯入酉或以斗極難之故作蓋天言天左轉日月不行皆緣邊爲道就渾天之說則斗極不正若用蓋天則日月出入不定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太平御覽天部

自極以南天之陽自極以北天之陰北堂書鈔天部

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太陰則無光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極也史記天官書索隱北堂書鈔天部

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之引也行陰陽之道長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陰陽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陰陽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太平御覽天部）

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北堂書鈔天部）

上弦月從下侵（北堂書鈔天部）

日月之口爲星辰星辰生於地（太平御覽天部）

京房說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光如以影照日而有影見（藝文類聚天部）

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詩小雅正義）

星元氣之精日精也二十八宿度數有數故謂恆星（北堂書鈔天部太平御覽天部）

斗極所以成寒暑（北堂書鈔天部）

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史記天官書索隱）

豈有太乙之君坐于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于匹婦之室（意林）

風者陰陽亂氣激（案文選風賦注引作擊）發而起者也猶人之內氣因喜怒哀樂激越而發也故春氣溫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熛以怒怒風也秋風勁其風清以直清風也冬氣口其風慘以烈固風也此四正

之風也。又有四維之風。東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東南融風。以道以長也。西南清和。萬物備成也。西北不周。方潛藏也。此八風者。方土異氣。疾徐不同。和平則順。違逆則凶。非有使之者也。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下之性。自然之理也。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

積風成雷。北堂書鈔天部。初學記天部。藝文類聚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事類賦天部注。

風清熱之氣散爲電。北堂書鈔天部。太平御覽天部。案北堂書鈔引熱氣散而爲電。

軒轅主雷雨之神。北堂書鈔天部。

雲雨于是乎出。霜雪于是乎降。北堂書鈔天部。

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正寒溫。以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藝文類聚歲時部。事物紀原一案事物紀原又引神農立曆日。

正月朝四面黃氣。其歲大豐。此黃帝用事。土氣均和。四方並熟。太平御覽歲時部。

陽盈而過。故致旱。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咎徵部。

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爾雅釋文。

地者、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黃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曰后土。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地部。

其神曰祇。祇成也。百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爲坤。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甘苦。鎭

之以五岳。積之以邱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者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北堂書鈔地理部太平御覽地部

凡居地有大利而無小害者。上地也。初學記地理部太平御覽地部

陸田者。命懸于天。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意林

游濁爲土。土氣合和。而庶類自生。太平御覽地部

夫土地皆有形名。而人莫察焉。有龜龍體。有麟鳳皃。有弓弩勢。有斗石象。有張舒形。有寒閉容。有隱眞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英之利。有堉埆之害。此四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極也。初學記地理部事類賦地部注

形有高下。氣有剛柔。北堂書鈔天部

炎氣鬱蒸。地之張也。秋風蕩生。地之閉也。北堂書鈔天部

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北堂書鈔天部

土精爲石。藝文類聚地部

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初學記地理部

必得崐山之玉而後寶。則荊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意林

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地之本也。吐元氣。發日月。經星辰。皆由水而興。太平御覽地部

九州之外皆水也。余昔在會稽。仰看南山。見雲如瀑練。方數丈。其聲如碓礴。須臾山下居民驚駭洪水大至。（太平御覽地部）

河色黃（案白帖引作黃赤象）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水經注河水太平御覽地部）

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棲。懸釜而爨。（太平御覽器物部）

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幷州。周官有幷州無梁州。爾正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幷梁之數。而增交益焉。（太平御覽州郡部）

買宅者先卜鄰焉。（初學記居處部白帖太平御覽州郡部）

買鄰之直。貴于買宅。（太平御覽州郡部）

故人之在孕者。總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匱玉閣。命司錄以監省之。（太平御覽居處部）

夫齒者。年也。身之實也。藏之斧鑿。調諧五味。以安性氣者。（太平御覽人事部）

咽喉者、生之要孔。（太平御覽人事部）

賜胃五藏之府。陶冶之大化也。（太平御覽人事部）

長人數丈。身橫十畝。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意林）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意林）

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初學記禮部　太平御覽禮儀部

人之涉世。譬如奕棋。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意林

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往也。藝文類聚禮部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意林

使民主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則其用豈徒絲蠶而已哉。太平御覽資產部

語曰。上不正。下參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割剝富強以養貧弱。何異餓耕牛乘馬而飽吠犬。棄干將而礪鉛刃也。意林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意林

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禦人。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文苑英華

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苟慝生也。太平御覽服用部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動之則流而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意林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意林

兼網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意林

止譽以聲。逐影以形。姦爭流蕩。不知所止也。意林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意林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意林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意林

曹義（一作羲）曰、勢馴駒以驂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意林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意林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饑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意林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意林

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案理字北堂書鈔引作助平百揆也。武士宰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雞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藝文類聚職官部太平御覽職官部羽族部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意林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意林

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統武事爲二府焉藝文類聚職官部廣韻

但知管子借耳案此下疑脫目字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意林

搆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意林

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

夫淸忠之士乃千人之表萬人之英得其人則事易于反手不得其人則難于拔筋太平御覽人事部

龍舟整楫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能御也各有所能意林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尙釣于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意林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意林

語曰、士非玉璧談者爲價藝文類聚寶玉部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于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君子內洗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耶意林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撞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意林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踰。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意林

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案太平御覽引作於捕麋案意林引作麞鹿而兔苴。不可得也。案四字從意林增兔苴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意林太平御覽資產部

趙堯錐鑽之吏。能探心致位丞相。太平御覽器物部

割地利己。天下讎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意林

人皆知滌其器。莫知洗其心。意林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或云、玄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意林

面歧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車馬而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意林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意林

人之學如渴而飲河。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意林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淄川傾山。病從口入。患自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意林

見虎一毛。不見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意林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

夫五經則四海也。傳記則四瀆也。諸子則涇渭也。至于百川溝洫畎澮。苟能通陰陽之氣。達水泉之流。以四海爲歸者。皆溢也。北堂書鈔藝文部　太平御覽學部

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聞詩之義。太平御覽學部　藝文類聚雜文部

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太平御覽學部

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藝文類聚禮部　太平御覽禮儀部

禮云、繼父服齊衰。傅子曰、母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絕。甚于兩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意林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意林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秦漢。意林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林意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敍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林意

夫文采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林意

曄若春華之並發。馥若秋蘭之俱茂。林意

平子二京。文章卓然。文選西京賦注

夫虛無之談。案太平御覽蟲豸部引作太虛元年談尚其華藻。無異春蘧秋蟬。聒耳而已。太平御覽學部

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梗。非其趨也。太平御覽布帛部

夫解小而引大。了淺而伸深。猶以牛刀割雞。長殳刈薺。太平御覽菜茹部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林意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林意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言孝。飽多飢少。固非孝乎。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于義無傷。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林意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林意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知喪是忘憂也。意林

傅子云、孟軻孫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意林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速。意林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于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意林

檢身止欲。無過于蚓。此志士所不及也。太平御覽蟲豸部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恆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意林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意林

呂子義、當世清賢士。常往友人處。案太平御覽引作有田人性省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案以上又見北堂書鈔飲食部主人榮其降。乃盛爲饌。義出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食之。太平御覽人事部飲食部

今有呂子義清賢士。爲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太平御覽人事部

呂義爲太子率更令。嚴毅清高。北堂書鈔設官部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之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

管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特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意林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燃。一杯之水尙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始皇燃而方熾。二世風起而怒也。意林

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羣羊。何隔憚哉。意林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令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刃。有駑鈍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兎絕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瓦。意林

秦始皇起驪山之冢。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寃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水經注河水太平御覽樂部

始皇塚令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卽射之。以人魚膏作燭。意林

漢高祖廢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尙猛。天下修法而貴理。意林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爲鴻雛。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意林）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鎭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意林）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値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意林）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癰。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意林）

漢末、黃門張讓段珪等。于靈帝幄後相對泣。帝驚問尙復幾時哉。于是大收諸黨。（太平御覽服用部）

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漢書五行志注）

世傳有夫死而婦許不嫁者。誓以繡衣襚。以衣尺納諸棺焉。後三年婦出適。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入家宿。晨向主人語婦約之辭。寄所誓之衣。曰、子到千里。當逢之。還此衣焉。主者出門。到所言處。果見迎車。具以事告。還其繡衣。婦遂自經而死。（太平御覽布帛部）

昔燕趙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奏云。禽獸生子逐父。宜以子還母。尸三男于市。（意林）

逐兎之犬。終朝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意林）

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微。如是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尙冷。以草木以冷生。醫家則尙温。以血脈以煖通。徒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口也。名醫達脈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温冷。參脈理而合輕重。量葯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初學記政理部

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狷急。喜怒不節。或情慾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太平御覽疾病部

趙簡子有疾。扁鵲診候。出曰、疾可治也。而必殺醫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鵲領召而入。入而著履登牀。簡子太怒。便以戟追殺之。扁鵲知簡子大怒則氣通。血脈暢達也。太平御覽疾病部

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案二句見太平御覽人事部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案二句从太平御覽疾病部引增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粱者、黍稷之惣名。句又見太平御覽穀部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惣名。案二句見藝文類聚穀部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穀部

稼、借耕也。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本。穡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穡欲緩。收欲速。此良農之務。（太平御覽資產部）

凡種有強弱。土有高柔。土宜強。高莖而疏粟。長穗而大粒。（初學記寶器部）

忽颯焚衣。其損多矣。覆（案意林引作推）甑而棄之。所害亦多矣。（意林　太平御覽飲食部）

恐不知味而唾殘。（一切經音義三）

聽清濁五聲之和。然後制爲鍾律。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爲灰。可謂同氣。（藝文類聚歲時部　太平御覽時序部）

琴欲高張。瑟欲下聲。（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注）

化狐作舟。（初學記器物部）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犧之時。長江大海。何所用之。（意林）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意林）

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觔膠以浮大淵。皆成乎手。出乎聖意。（北堂書鈔舟部　藝文類聚舟車部　太平御覽舟部）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意林）

給事中與高堂隆秦朗爭指南車。二子云、古無此車。記虛言耳。先生曰、爭虛空言。不及如試之效也。言于

明帝。明帝詔使作之。車乃成。意林

翻車先生居在京師。有地作園。而患無水可溉。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其功百倍。意林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意林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禁盜壞錢。意林

夫蜘蛛之羅網。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于人乎。故工匠之方圓規矩出乎心。巧成于手。非斧斨精密。孰能著勳形成器用哉。太平御覽藝術部

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于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人于冶監之門。其人光色煒燿。向神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開宴設饌而問焉。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陶。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行其術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喪其明。其刀平背狹刃。方口洪首。截輕微不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世不惜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蘇家刀。雖不案下有闕字亦一時之利器也。次有陽紀。趙青閒皆不能繼。太平御覽兵部

古有阮師之刀。蘇家之楯。皆爲良工利器。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楯者、身之衛也。禦難之藩牆。守□之城池也。太平御覽兵部

幽州之騎。冀州之刀。勁悍之士。文選陽給事誄注

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飾。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林意

馬先生綾機。先生名鈞。字衡。天下之名巧也。綾機本五十縱五十簟。六十縱六十簟。先生乃易二簟。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自能成陰陽無窮也。林意

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林意

金樓子

梁元帝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知不足齋叢書及龍威秘
書皆收有此書知不足本
輯自永樂大典較爲完善
故據以排印

金樓子序

先生曰。余於天下爲不賤焉。竊念臧文仲既歿。其立言於世。曹子桓云。立德著書。可以不朽。杜元凱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幾。故戶牖懸刀筆。而有述作之志矣。常笑淮南之假手。每嗤不韋之託人。由是年在志學。躬自搜纂。以爲一家之言。粵以凡庸。早賜茅社。祚土瀟湘。寨帷陝服。早攝神州。晚居外相。文案盈前。書幌未輟。俾夜作晝。勤亦至矣。其間屢事元言。亟登講肆。外陳玉鉉之文。內宏金壘之典。從乎華陰之市。廢乎昌言之說。其事一也。六戒多務。千乘糺紛。夕望湯池。觀仰月之勢。朝瞻美氣。眺非烟之色。替於筆削。其事二也。復有西園秋月。岸幘舉柸。左海春朝。連章摛翰。雖有欣乎寸錦。而久棄於尺璧。其事三也。而體多羸病。心氣頻動。臥治終日。睢陽得善政之聲。足不跨鞍。聊城有卻兵之術。吾不解一也。常貴無爲。每嗤有待。閒齋寂寞。對林泉而握談柄。虛宇遼曠。玩魚鳥而拂叢蓍。愛靜之心。彰乎此矣。而候騎交馳。仍麾白羽之扇。兵車未息。還控蒼兕之軍。此吾不解二也。有三廢學二不解。而著書不息。何哉。若非隱淪之愚谷。是謂高陽之狂生者也。竊重管夷吾之雅談。諸葛孔明之宏論。足以言人世。足以陳政術。竊有慕焉。老生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有是哉。有是哉。裴幾原、劉嗣芳、蕭光侯、張簡憲、余之知己也。伯牙之琴。嗟綠綺之長廢。巨卿之驥。驅白馬其安歸。昔爲俎豆之人。今成介胄之士。智小謀大。功名其安在哉。蓋以

金樓子爲文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閒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元感。儻獲見知。今纂開闢已來。至乎耳目所接。卽以先生爲號。名曰金樓子。蓋士安之元晏。稚川之抱朴者焉。

興王　箴戒
后妃　終制
戒子　聚書
二南五霸　說蕃
立言上　立言下
著書　捷對
志怪　雜記上
雜記下　自序

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二月望日。葉森書於西湖書院大學明新齋。

金樓子篇目

第一卷
興王篇一
箴戒篇二
第二卷
后妃篇三
終制篇四
戒子篇五
聚書篇六
二南五霸篇七
第三卷
說蕃篇八
第四卷
立言篇九上
立言篇九下
第五卷
著書篇十
捷對篇十一

志怪篇十二
第六卷
雜記篇十三上
自序篇十四
雜記篇十三下

金樓子卷第一

梁　孝元皇帝撰

興王篇一

粵若稽古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分有十紀。一曰九頭、二曰五龍、三曰括提、案春秋元命包作攝提。博雅。又作挺提。四曰合雒、案博雅作雄。五曰連通、六曰序命、七曰脩飛。案春秋元命包作循蜚。八曰因穆、案春秋元命包作揭。九曰禪通、十曰疏訖。案春秋元命包作仡。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蘇氏、宗盧氏、祝和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

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案首原本作者。今依帝王世紀校改。德於木。爲百王之先。都陳。至于共工霸而不王。

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女登。爲少典妃。遊華陽。有神龍感女登。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以火承木。都陳。遷魯。嘉禾生。醴泉出。在位百二十年。

黃帝有熊氏。號軒轅。亦曰帝鴻。少典之子。姬姓也。又姓公孫。少典娶有蟜氏女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龍顏有聖德。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循。案史記作徇。索隱曰一作潾。齊。長而敦

敏成而聰明。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迺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屈軼草生庭。佞人入則指之。又有景星麟鳳之瑞。乃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置左右大監以治人。得寶鼎。興封禪。帝坐於元扈之上。太一來下有大螻如羊。帝曰。土氣勝。故以土德王。在位一百年。有四妃。生二十五子。

少昊金天氏。一號窮桑。一曰白帝朱宣帝。黃帝之子。姬姓。母曰女節。黃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意感。生少昊於窮桑。是爲元囂。姓姬氏。或云己氏。降居江水。以登帝位。以金承土。都曲阜。有鳳鳥之瑞。以鳥紀官。鳳鳥氏以爲司歷正。元鳥氏爲司分。伯趙氏爲司至。青鳥氏爲司開。丹鳥氏爲司閉。祝鳩氏爲司徒。睢（案左傳作鳲）鳩氏爲司空。（案左傳鳲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此疑有脫誤。）爽鳩氏爲司寇。鶻鳩氏爲司事。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天下大治焉。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貫日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案別卷作中。）右脅有九色毛。生顓頊。以水承金。始都窮桑。徙商丘。

帝嚳高辛氏。少昊之孫。蟜極之子。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案原本脫曰字。今依帝王世紀校補。）夋。齗齒。以木承火。都亳。在位十年。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翟。（案世本作簡狄。）生契。次陳鄧（案大戴禮記作陳隆。○又案此今戴記本誤字。生民檀弓疏引大戴作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次陬訾（案大戴禮記陬作娵。世本又作訾陬。）氏女曰常儀。生子摯。摯立不善。乃立堯。

帝嚳字放勛。一名同成育陶唐氏帝嚳之子。伊祁姓也。母曰慶都。爲嚳妃。出觀河渚。遇赤龍而孕。寄伊長孺家產。甲申歲而生堯丹陵也。堯眉八采。日角方目。足有元武之字。手有三河之文。豐下銳上。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黃收（案收原本訛作牧。今依史記校改。）純衣。彤車白馬。冬則鹿裘。夏則絺葛。采椽不斲。土階三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焦僥氏來獻沒羽。常年之人。得神獸若羊。名曰獬豸。堯乃緝其皮以爲帳。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定仲夏。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時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仲武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是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囿。鳳凰止於庭。有鬱莆（案說文。鬱作蓩。逸異記。莆作蒲。宋書符瑞志。又作簿。）蓂莢之瑞。都於平陽。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四方。在位四十一年。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四岳舉鯀治水。九年績庸不成。五十年。乃更咨四岳得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辨（案古字辨徧通。）升羣瑞。（案舜典作神。）堯崩。乃葬濟陰城陽、廟居齊郡。有柏樹死而更生焉。舜攝政二十八年。堯乃殂。三年禮畢。舜避丹朱於南河。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舜曰乃天命也。初堯教丹朱棊。以文桑爲局。犀象爲子。

帝舜有虞氏。龍顏大口。圓天日角。出額重鼻。足履龜文。目重瞳子。身長九尺一寸。常夢擊天鼓。母曰握登。早終。瞽叟更娶生象。象傲。瞽叟頑。後母嚚。咸欲殺舜。使舜入井。舜鑿井傍行二十里以孝聞。三十而帝堯

問可用者。四岳咸舉舜。堯於是降以女娥皇。女瑩。（案列女傳作英。）配之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耕地得金枝銀節。漁於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於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布五教於四方。堯乃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得舉用事。卿雲出。景星見。西王母使使乘白鹿。駕羽車。建紫旗。來獻白環之玦。益地之圖。乘黃之駟。綏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既陟帝位。以土承火。都平陽。命禹爲司空。棄爲后稷。契爲司徒。咎繇爲士。垂爲共工。益爲朕虞。伯夷爲秩宗。夔爲典樂。龍爲納言。庶績咸熙。羣瑞畢集。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生子商均。不肖。舜復禪禹。入九疑山。置銅劍一枚。化爲礫。今濟南歷城有祠。太陽山有虞氏三石闕也。禹卽位後十五年。舜乃殂。禹讓商均。避之陽城。天下不歸商均而之禹。初商均一名章鴞。

帝禹夏后氏。名曰文名。字高密。母脩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於石紐。夜有神光。長於隴西大夏縣。龍角、珠庭、虎鼻、大口、兩耳參鏤。（案淮南子作漏。別卷又作僂。）首戴鈎鈐。身長九尺九寸。胸有黑子。如玉斗焉。手長至膝。脛無毛。左手中十七黑子。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乃遂與益。后稷。奉帝令諸侯百姓。（案史記作奉帝命諸侯百姓。）傷先人父鯀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過門不入。而洪水平。既陟元后。以金承土。都平陽。或營安邑。薄衣食而致孝於鬼神。卑宮室而致美於黻冕。陸行乘車。水

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轎神鹿出於河水天錫元圭乾吾國獻裘毛有五采復薦咎繇於天將以致禪會咎繇終復薦益禹殂葬會稽廟中有鐵屧鐵蔑石船廟裏有塗山神姑之像珠璣爲帳寶玉琱華諸廟莫及當中山水之盛良辰吉日羅綺袨服滿橋梁之上皆金翠爲飾神又甚靈彼人所敬初禹娶塗山氏之女生啓三年喪畢益避啓人不歸益而歸啓一名建一名余母化而爲石啓卽位伐有扈氏啓庶兄也夏禹氏絕少康出於竇之中復禹跡也

成湯姓子名履字天乙狼星之精感黑龍而生高天廣角隆準手有縱理如印綬之文豐下兌上哲而有鬚長九尺四寸八肘凡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脣肚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成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商誥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伐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號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謂之曰自進非道也乃令還其本居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從之任以國政白狼銜劍有神人身虎首獻玉鏡白狐九尾諸國貢玉盤入自北門遇女房作女房之歌（案書序作遇女鳩女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嚄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之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於禽獸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伐桀敗於有娀氏之墟犇於鳴條之野乃改正朔服色朝諸侯崩葬於濟陰亳縣東北郭去縣三里冢高七

尺。漢哀帝時。遣大司空行湯冢。又說曰。殷湯無葬處。此言非焉。武丁大戊。竝賢君也。

周文王昌。狼星之精。母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有胎。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以胎教之。溲於豕牢。生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卽位爲西伯。有雀生鸇於殷城隅。文王增脩政三年。四方諸侯皆服。崇侯譖之於紂。紂不納。費仲又言於紂。欲誅之。紂不從。九年春三月。率六州諸侯朝於殷。崇侯虎又譖之。紂怒。囚文王於羑里。雖有憂患。方脩先聖之業。廣解六十四卦。著其卦詞。謂爲周易。時謂西伯爲聖。紂疑而未達。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爲紂御。紂烹之。爲羹賜文王。以試之。實聖當不食子羹。文王得而食焉。紂笑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而尙不知。紂謂西伯曰。譖汝者長鼻決耳也。文王曰。此崇侯虎之狀。紂赦文王。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文王在酆九州諸侯咸朝。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時有烏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乃獻洛西赤壤之國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焉。賜以弓矢鈇鉞。使專征。天下大悅。有鳳凰銜書而至。文王稽首受命。是歲卽位。化被江漢之域。以受命之始年也。

周武王發。望羊高視。駢齒。生而有光。太公周公作輔。武王渡河伐紂。中流。白魚躍入舟。長一尺四寸。一說云丹鯉。未知孰是。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火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乃還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戊午。師渡盟津。諸侯咸會。共案古文共恭通。行天罰。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

牧野乃誓。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亟入。及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畢拜武王。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百姓待於郊。於是天錫黃鳥之旗。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身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肅脊氏獻石磬楛矢。苦庭之國獻文犀紫騮。命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弱。時夷齊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麋鹿以爲羣。叔齊起害鹿。鹿死。伯夷恚之而死。

漢高祖劉季。父名執嘉。母曰含始。入池中浴。見玉雞銜赤珠。名曰玉英。吞之有孕。昔孔子夢三槐間。豐沛邦有赤蛇。化爲黃玉。上有文曰卯金刀字。此其瑞矣。帝美髭髯。隆準。容受直言。好謀多欲。平秦楚之難。撥亂反正。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聰。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定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漢太宗恆。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臺基已成。將構。召匠計之。直百金。乃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常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兵器無刃。以示敦朴。爲天下先。葬霸陵。皆瓦屋。不以金銀銅鐵

爲飾。因山不起墳。南粵尉佗。自立爲帝。召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濞。詐病不朝。錫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至於中宗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工巧器械。先代莫及。民畏其法。吏奉其職矣。

漢世祖文叔。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武帝故宮。有赤光照室。影如五麟七鳳。後望氣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見春陵城郭曰。佳哉美氣。鬱鬱葱葱。帝美鬚眉。身長八尺七寸。腳下有文。色如銀印厚一分。更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內火光赫然屬天。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闥。乃以三千人。破王莽百萬衆。及卽位。故能平隗囂。公孫述等。在兵既久。厭武事。常思息肩。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諭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對。非爾所及也。每旦視事。日昃乃罷。斷遠方餉異味奇珍。功臣高枕無所誅殺。引公卿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彭聃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之。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覽權綱。嘗有獻千里馬者。帝曰。蠻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此安之。乃以駕鼓車。初巡狩春陵。父老曰。乞蠲十年。帝曰天下艱難。三年已外。豈能自保。乃蠲三年。退勳臣。進文吏。身衣大練。色無重采。耳不聽鄭衞之音。手不持珠玉之扇。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池籞。廢弋獵。賜州國竝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嘗著瑞火龍賦。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戢弓矢。散馬牛。

信止戈爲武也。

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時又手爲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利。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中。皆佐命立功。列爲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爲牧守者不可勝數。是以創造大業。文武竝施。御事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才力絕人。手射飛鳥。躬擒猛獸。嘗於南皮一日射雉六十三頭。及造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爲之法則。皆盡其意。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所獻。與羣下共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而已。

晉世祖安世。少厲高行。造次必於仁恕。未曾有過言失色於人。然而明達善謀。能斷大事。踐登大阼之日。制強國。御下有禮。所以鎭壓內外。輯靜四方。威惠參洽。文武必舉。故天下服焉。承魏氏奢侈刓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帝既謙儉寡慾。亦雅識時變。臨朝愷悌。務崇簡泰。有人餉雉頭裘者。卽令燒之。朝廷輯睦。興居可觀。故威服強吳。規模宏遠。雖饗國未久。德洽於民矣。其後惠懷喪亂。中宗東渡。所謂五馬俱渡江。一馬化爲龍者也。

宋高祖德輿。淸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

色甚麗。時諸將北征。以琥珀治金瘡。帝大悅。命搗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帝不許。使有直腳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後孝武帝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挂葛燈籠。廣州所部二千石有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既見。惡其精麗勞民力。即付所司彈牧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勿作此布。帝素有熱疾。并患金瘡。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而未能得。後人獻石牀。帝見善之。寢其上即覺。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猶用功不少。況乃鐫石。即還其人。亦令毀之。帝始遊軍彭城。置酒命紙筆賦詩曰。先蕩臨淄寇。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才竝作也。

宋太祖義隆。年十四。身長七尺五寸。好讀史書。善楷隸。能文章。溫和有人君之德。及南面負扆。深以子民爲先。臺殿堂宇。無所改易。爲吏長子孫。居官成姓號。明法令。時人謂有建安永平之風。每至諸侯王宴集。必先論國家政務。自朝訖晡。迺設食。既而語人曰。千乘之君。幼居人貴。吾所以未便設食。令此輩稍知饑寒也。經巡歷至上庫。謂左右曰。此庫內大有錢。殊可羨願。左右曰。此縣官之物耳。何羨願耶。帝曰。此皆國家之物。吾奉先帝之祀。常懼羞之。四方豐稔。倉粟皆紅。省租賦米五錢也。

梁高祖武皇帝。生而靈異。有聖德。頸光龍液。舌文八字。頂垂帶重丘。額照日象。有文在手曰武帝。并上諱

三字。始在髫髮。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常與兒童鬬技。手無所持。踽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及遭獻太后憂。哭踊大至。居喪之哀。高柴不能過也。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不使垂堂。登於晚年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温故。一閱皆能誦憶。所以馳騁古今。備該內外。辨解聯環。論精堅白。沛國劉瓛。當時馬鄭。上每析疑義。雅相推揖。深沈靜默。不雜交游。所與往來。一時才雋。至於得人。門稱多士。居宇精肅。常有煙霧。垂簾拱帳。望者竦然。六義四始。尤解禮體。登高必賦。莫非警策。弱冠升朝。令聞籍甚。太尉王儉。齊國阿衡。欽上風雅。請爲戶曹屬司徒。竟陵王齊室驃騎。招納士林。待上賓友之禮。范雲時爲司徒記室。深慕上德。自結神遊。驅車到門。頃日驟至。上嘗旦往報雲。雲聞街衢灑掃。喚呼清道。俄聞笳鼓之聲。雲意天子出幸南苑。尋乃上遣通焉。心獨怪之。未敢言也。上哲於知人。盧無遺事。歷司徒法曹祭酒掾會輔友仁之職。永明九年。出爲鎮西諷議。西上述職。行過牛渚。直暴風卒起。入泊龍瀆。既波浪不可靜。登岸逍遙。四望梁山。瞻眺墟落。見一長老披儒服至。揖上曰。君龍顏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四海未一。安蒼生者其在君乎。上笑之曰。觀公長者。不容見戲。俄而風靜。此夕竟屆姑熟。永明十年。太祖登遐。上始承不豫。便卽言歸。輕舟仍發。州府贈遺。一無所受。齊隨郡王苦留一宿。不許。得單艇望星上路。犯風冒浪。兼行不息。雖狂颱地發。高浪天湧。船行平正。常若安流。舟中之人。皆稱神異。及舟漏臨沒。叫不輟聲。鵲頭戍主周達。奉上一船。犇波就路。至京不踰二旬。自在途便不盥櫛。

寢食俱廢。焦憂易形。視人不識。望宅奉諱。氣絕良久。既葬。嘔血數升。水漿不入口者四日。憂服之內。不復嘗米。所資麤麥。日中二溢。再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及號思廬室。未嘗見齒。仍留山陵。因欲隱遁。太傅宣武王。苦諫乃止。有桑門釋僧輝。不知從何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通名詣上。見而驚曰。檀越頂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覓。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齊明密敕上爲雍州領兵往救新野。仍卽發引。振旅長途。號令清嚴。所過秋毫不犯。信賞分明。士卒咸思盡命。凡公私行旅多停大雷。輒逾信次。不肯時發。上軍浦口。値風起浪生。沿流泝波。無敢行者。軍直兵啓。風浪大不可冒。宜入浦待靜。兼應解周。何郎神上曰。周公瑾何無忌。在昔勤王。如我今日。亦復何異。爾若有靈。當令風靜。因打上鼓催進。行途未遠。便波恬風息。於是利涉常乘便風。漢沔穀貴。百姓多饑。上賑救乏絕。闔境不匱。九月九日。上出講武時。士女觀者遠近畢至。中閒忽暴風起。烟塵四合。當上所居。獨白日清照。有紫雲特起。始齊高在府夢著屐。（案別卷引此作履。）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阼。嘗與太祖密謀。（案別卷引此作燕。）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阿度。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夜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衡陽王。一馬踊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見。及受終太祖。允恭寶歷。臺城內起至敬殿。庶羞百品。若殷薦焉。其

中隋珠和璧。圓淵方井。侔於宗廟。上晦朔。恆號慟哽絕。躬至寢門。若文王之爲世子也。又奉爲太祖於鎬山起大愛敬寺。又奉爲獻后起大智度寺。卽位五十年。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焉。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落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慙。垂拱巖廊。風樹之悲踰切。齊潔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容弗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之謂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之中。四人而已。

箴戒篇二

末喜。桀之妃。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行丈夫志。身常帶劍。桀嘗置末喜於膝上。喜謂桀曰。羣臣盡憎妾之貴。乃以益慢於君。君威衰。令多不從。皆以妾爲亂君。願賜死。桀於是大怒。行苛法。賜與嬖妾侈益無度。府藏空虛。譽者昌諫者亡。羣下杜口。莫敢正言。造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酒池醉而溺死者無數。於是末喜笑之以爲樂。

夏桀作爲璿臺、瑤室、象牙之席。白玉之牀。以處之。

夏桀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俳優侏儒狎徒。能爲奇瑋戲者。聚之於傍。造爛漫之樂。

夏桀嘗鑿霍山。通於淵關。

夏桀時。兩日竝出。黑光徧天。攝提之星。失其常所。伊洛水竭。天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見於黔隧。

昔夏后既衰。妖精竝見。蜚鴻滿野。夷羊在牧。

殷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

殷武乙無道。嘗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震而死。

殷帝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乃獻獸。黃金目毛如織錦。玉女駭雞犀。九江大貝。青狐元豹。黃熊白虎。因費仲獻紂。紂喜之。

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弗聽。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

帝紂垂胡長尺四寸。手格猛獸。愛妲己色。重師涓聲。狗馬奇物。充牣後庭。使男女裸形相隨爲長夜之飲。時人爲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

帝紂時。木林之地。宵陷爲池。池生淫魚。取而食之。池一夜而竭。得淫魚數百。大悅之。錫之宮人。宮人悉淫亂。

帝紂時。天雨丹血布及石。大者如瓮。小者如簋。

周厲王好利。近榮公。大夫芮良夫諫之。王怒。問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喜曰。能弭謗矣。召公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川潰傷人。人亦如之。故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瞍教誨。耆艾脩之。王不聽。於是莫敢出言。其先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夏庭。曰。余褒之二君也。帝殺而埋其蔡。三代莫敢視。厲王發而觀之。使婦人

躶而譟之。蔡化爲元龜。後宮未亂者遭之。既笄而孕褒姒矣。

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用褒姒爲后。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聞嬰兒啼。因取以逃。褒人以姒贖罪。因名褒姒焉。

西周君奔秦。蹶角受罪。遣獻其邑。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赧王卒。降爲西周武公。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玉蔬金菜。幷一寸棋。附案此條見後志怪篇。此蓋誤入。

秦二世卽位。自幽深宮。以鹿爲馬。以蒲爲脯。

漢昌邑王賀。初昭帝崩。無嗣。霍光徵賀典喪。到濟陽。求長鳴雞卵五百枚。道買積竹杖。過宏農。使大奴宋善。以衣車載女子行。居道上。不素食。常私買雞豚。漢有二璽。賀受之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初至國都。不哭。言嗌痛。不能哭。後卽位二十七日。見廢。

漢昌邑王賀。嘗召皇太后御果下馬。使宮奴服之。

漢昌邑王賀。嘗封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侍中君卿取十妻。

漢昌邑王。嘗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板瓦覆。發視之。青蠅之矢也。以問龔遂。遂曰。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漢昌邑王在藩時有大鳥集於宮中血汙王坐席其怪如此

漢昌邑王賀在藩嘗見大白狗戴法冠問左右左右皆曰不見後王即位二十七日見廢

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漢哀帝時董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酒爲賢治器成奉御乃行賜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

漢桓帝常在南宮長秋和曜殿上作樂

漢桓帝時黃龍千秋萬歲殿皆被災

漢靈帝本侯家宿貧即位常歎曰桓帝不能作家居都無私錢乃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錢公錢十萬卿錢五百萬

漢靈帝嘗藏寄小黃門常侍錢累數千萬

漢靈帝嘗鑄銅人四列於蒼龍元武闕外

漢靈帝時鑄四鐘皆受二千斛懸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漢靈帝起罘罳靈昆苑以珉玉爲壁以博山柏節爲牀

漢靈帝嘗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

漢靈帝時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更相盜竊鬬爭之聲聞於人間帝著商賈服飲宴於其閒

漢靈帝時。養驢數百。帝自騎之。驅馳徧京師。有時駕四驢入市裏。

漢靈帝時。黃巾賊起。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平樂館上。設九葉蓋。蓋皆安九子真金鈴珠玉之飾稱是也。

漢靈帝時。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度道。燒嘉德和曜殿。廣陽門外屋自壞。收天下田畝十錢以治室。

魏明帝於列殿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第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名擬百官之數。帝常遊宴在內。

魏明帝時。徙長安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案三國志注盤作盤下同。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

魏明帝時。鑄黃龍鳳凰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

魏明帝時。引穀水。過九龍前。爲玉井綺闌。蟾蜍含受神龍吐流。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如漢西京之制。

魏明帝。起土山於芳林西北陬。使公卿皆負土。捕禽獸置其中。羣臣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以崇無益。其所以不能興國也。

魏明帝作延休殿。永寧殿。昌宴殿。

魏齊王芳。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日延倡優。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嘗於芙蓉殿前。裸袒相逐。又於凌雲臺。

曲施帷。見九親婦女芳臨宣曲觀。呼小優郭懷。袁信使入帷。共飲酒。清商令令狐景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后妃游戲無度。乃至共觀倡優裸袒爲亂。恐不可令皇太后聞。臣不愛死。爲陛下計耳。芳曰。我作天子不得自在耶。向使先帝使外人淫內侍子孫。豈不衆多。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縛景。燒鐵灼之。舉體皆爛。

魏齊王芳。日延倡優。及司馬昭初入朝。司馬師將有問鼎之志。芳與左右小臣謀。因昭辭殺之。勒其衆以退昭。既入。芳方食栗。優人唱曰。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芳懼不敢發。

晉惠帝衷。爲太子時。武帝宴羣臣於式乾殿。歎甚。衞瓘被酒。拊帝座云。此座可惜。帝悟。乃佯言曰。公醉耶。後朝臣多言衷不可立。及卽位後爲趙王倫所篡。

晉惠帝昏酒過常。每見大官上食有蚶。帝慘然作色曰。自今勿復制此。糜費人力。

宋景和子業。孝建之太子也。卽皇帝位。興改制度。或取之前史。謝莊爲誄宣貴妃文曰。贊軌堯門。方之漢鉤弋也。帝下莊於獄。乃發貴妃墓。縱糞於孝建冢。曰。查奴何意生我。孝建多昏縱。故有查奴之目。太后臨卒。遣人召帝。帝曰。病人聞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其不孝皆此類也。

宋蒼梧王昱。嘗置射雉場二百處。翳中帷帳。皆綠紅錦爲之。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

宋蒼梧王。鈐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槌。槌人陰破。左右見之有斂眉者。大怒。令此人袒脯正立。以矛

刖膊洞過.

宋蒼梧王昱.嘗於七月七日乘露車.往新安寺.從曇慶道人飲酒.

宋蒼梧王昱.嘗飲酒醉.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臥.時楊玉夫.見昱醉無所知.乃與楊萬年.同入氈幄中.以千牛刀.斬之.

齊武帝.嘗與王公大臣.共集石頭烽火樓.令長沙王晃.歌子夜之曲.曲終.輒以犀如意.打牀.折爲數段.爾日遂碎如意數枚.

齊武帝.內殿則張帷.雜色錦複帳.帳之四角.爲金鳳凰.銜九子鈴.形如二三石甕.垂流蘇珥羽.其長拂地.施畫屏風.白紫貂皮褥.雜寶枕.金衣机.名香之氣.充滿其中.外讌既畢.則環而臥.

齊武帝時.宮內深密.不聞端門鼓漏聲.乃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則起裝飾也.

齊武帝有寵姬何美人死.帝深悽愴.後因射雉.登巖石以望其墳.乃命布席奏伎.呼工歌陳尙歌之.爲吳聲鄙曲.帝掩嘆久之.賜錢三萬.絹二十匹.

齊武帝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之.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

齊武帝嘗於內殿環臥.合歌姬舞女.奏樂於帷幔之前.爲歡曲.則拊几稱佳.起哀聲.則引巾拭淚.

齊武帝時.隱靈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宦閹防門.有禮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竝皆妍

少俗心不盡或以箱籠貯姦人而進之後爲覘伺所得竝皆誅死

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爲異衣住禪靈寺者猶愛帶之如初

齊鬱林王初欲廢明帝其文則內博士韓蘭英所作也蘭英號韓公總知內事善於文章始入爲後宮司儀

齊鬱林王武帝嫡孫嗣位之日與妃何氏書題作一喜字又作三十許細喜字繞四邊

齊鬱林王昭業既嗣位武帝有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

齊鬱林王嘗取武帝衣箱開之有金射雉玻瓈貫納等悉賜左右

齊鬱林王既嗣位恆在內與宦者及宮人戲以玉爲塼公以金擲之

齊鬱林王嗣位嘗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皆用金銀釵以金花獸紅綸爲襦

齊鬱林王既嗣位常列胡伎二部夾閣迎奏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

齊鬱林王既嗣位賞賜無度武帝庫儲垂盡嘗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又給閤人豎子各十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肆取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鬱林王時有顏氏女夫嗜酒父母奪之入宮爲列職帝以春夜命後宮司儀韓蘭英爲顏氏賦詩曰絲竹猶在御愁人獨向隅棄置將已矣誰憐微薄軀帝乃還之

東昏侯寶卷。黑色。身纔長五尺。猛眉出口。

齊東昏侯時。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彫彩。青金鉛帶。錦幔珠簾。窮極巧麗。

齊東昏侯。以青油爲堂。名琉璃殿。穿針樓在其南。最可觀望。上施織成帳。懸千條玉珮聲。晝夜不絕。地以錦石爲之。殿北開千門萬戶。又有千和香。香氣芬馥。聞之使人動諸邪態。兼令人睡眠。

齊東昏侯。初於宮中取空輦行之。繞臺如天子儀服。自捉玉手版。金梁路帶。案此段疑有脫誤。

齊東昏侯。於芳樂苑諸樓觀壁上。畫男女淫褻之狀。又於苑中立市。太官則每旦進酒肉。雜使宮人屠沽。

齊東昏侯寶卷。潘氏服御。極選珍寶。琥珀釧一隻。直七千萬。案南齊書作百七十萬

齊東昏侯。嘗爲潘妃御車。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

齊東昏侯潘妃。嘗著裲襠袴。

金樓子卷第二

后妃篇三

夫以坤維厚載、實配乾道。月以陰精。用扶陽德。故能輔佐天子。求賢審臣。二妃擅于虞朝。十亂興乎周室。其所以卜世隆長。誠有以矣。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四岳薦舜于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事舜于畎畝之中。事瞽叟。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讓恭儉思盡婦道。瞽叟使塗廩。舜歸告二女。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衣鳥工往。舜既治廩。瞽叟焚廩。舜飛去。舜入朝。瞽叟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衣龍工往。舜往浚井。石殞于上。舜潛出其旁。迨既納于百揆。賓于四門。選林木。入于大麓。每事常謀于二女。舜既嗣位。升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封象于有庳。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于蒼梧。號曰重華。二女死于江湘之間也。

湯妃、有娀氏之女也。殷湯娶爲妃。生三子。太丁、仲壬、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大位。妃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伊尹爲之媵臣。與之入殷。卒致王功。君子謂有娀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娀之謂也。

光烈陰后麗華。南陽新野人也。初漢世祖適新野。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漢世祖時。追爵諡陰貴人父爲宣恩侯。

漢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

梁宣修容本姓石。揚州會稽上虞人。粵自周仕衞。入趙徙溫。有石化字士風者。與渤海諸石同出而異源。仕吳爲中書令。生鑑。字子奇。曉仰觀見知于王隱游寓。卒于歷陽。葬于會稽。王父元恭。宋昇明中。仕至武騎常侍。考靈寶。齊永明中。爲奉朝請。修容誕中粹之至和。涵祥明之純氣。賢明之稱。女師之德。言爲閨門之則。行爲椒蘭之表。以升明元年丁巳六月十一日生。生而紫胞。朝請府君以爲靈異。年數歲、能誦三都賦。五經指歸。過目便解。同生弟妹各二人。爲家之長。朝請永明之朝。密勿王事。與茹法亮、紀僧眞、對直多在禁省。不得休外處分家計。專以仰委。號爲女王。拊循弟妹。閨門輯睦。隆昌元年。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爲虐戲。手刺禽鳥。必斂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錢。前後無算。每對之而泣。人問之故。答曰。朝請府君陳夫人。在家供奉未足。用此何爲。有諸尼入臺齋會。乃密以達之。徑寄南金數百兩還家。此人仍負之而趨。其人後肉袒銜璧。乃云不憶有此。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聘焉。專掌內政。承上接下。莫不得中。遙光非王氏不被禮遇。每因哂戲之際。同類多侮慢王氏。修容每盡禮謹肅。

王氏恆釀酒酹地曰。將使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東晉之世。就遙光求金。既而獻之。乃從容諫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生于亂世。將使貴人能貪無厭之求。不如早而勿與。遂不見信。後遙光還東第。又諫曰。駟馬高蓋。其憂實重。少主貪虐。不過欲得州城。不如稱老歸第。于事爲善。若其不爾。悔將何及。又不納。及遙光破敗之後。其子詡等。竝多蹲弊。悉皆贍卹。飢寒俱解。天監元年。選入爲露采女。賜姓阮氏。進位爲修容。於是辨物書數。詔獻穜稑。初習淨名經義。備該元理。權實之道妙極。沙門末持雜阿毗曇心論。精研無比。一時稱首。三十年中恆自講說。自爲雜心講疏。廣有宏益。繹始習方物名。示以無誑。及在幼學。親承慈訓。初受孝經正覽。論語毛詩。及隨繹數番。指以吏道。政無繁寡。皆荷慈訓。時值水旱。變食深憂。居常儼敬。無喜慍之色。恭儉仁恕。未嘗疾言親指。至于醴酏品式。衣裳製度。家人有善。莫不仰則。先是丁朝請之憂。毀瘠過禮。見者不復能識。母陳氏、繼而艱故。攀號慟絕。殊不勝哀。乃刻木爲二親之像。朝夕虔事。每歲時伏臘。言必隨淚下。從母淨粲法師。常所供奉。及粲師遷神。孺慕過禮。異姓之服。禮不過緦。氣朔雖改。纏悲愈切。孝思不匱。緊此類歟。隨繹歸會稽。或謂衣錦歸鄉。古今罕例。詢求故實。贍卹鄉黨。扶老攜幼。竝沐恩猷。修容。既在昆弟之長。撫育兩弟。備加訓戒。及兩弟云亡。諸姪十有餘人。皆稟規勗。有庶生之妹。愛均同產。及殂歿之後。收養諸甥。復隆恆日。季妹爲臺采女。每隔歲時。未有書翰。必流涕忘食。及采女告殂。因此感氣。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實見斯言。抱孫之愛。垂慈尤篤。孫方諸、方等、方規、方智、含貞、含介、含芷等。爰自翦髮。躬

親褵育。居家卹隱。不嚴而治。御下以和。而傍無游手。刀尺綺縞。各盡其業。方諸含貞等。婚嫁。皆躬自經始。旬日之中。內外衆事。爰及禮儀。一時舉辦。公家發遣。啓臺悉停。外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繹曰。吾垂白之年。雖親所聞見。然而德不孤必有鄰。且妒婦不憚破家。況復甚於此者也。于是愛接彌隆。（按數語疑有脫誤。）又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靜惠王尚康勝。咸以爲不然。曰。行步向前。氣韻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其年末。靜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兼善雲氣。初至九派云。天文不利南方。更將有妖氣。時李敞既新平。謂必無敢繼踵之者。言之甚正。無何之間。而劉敬宮反。嘗有銀帶被匣左右就邊斂之。將近盈把。乃笑而言曰。此人後身會當更屬我。初無一言呵責。值吉日良辰。大小萃聚。竝令相次起舞。感恩流惠。爰及童稚。每戒繹曰。言出於近。千里必應。士之生世。束脩而已。廣則難周。無勞交結。玉尚待沽。而況人乎。勤營功德。恆事賑賜。此爲上也。又躬自禮千佛。無隔冬夏。人不堪其苦。而不改其德。常無蓄積。必行信捨。京師起梁安寺。上虞起等福寺。在荊州起禪林祇洹等寺。潯陽治靈丘嚴慶等寺。前後營諸寺。佛寶帳百餘領。躬事後素。親加雕飾。妙於思理。若有神功。性好賑施。自春及冬。無日而怠。往年穀粒騰涌。蒙袂而濟者。不可勝言。方固南山。永期眉壽。繹、豐結幽祇。奄罹偏罰。大同九年大歲癸亥六月二日庚申。薨于江州之內寢。春秋六十七。自孟夏弗豫。有遺旨。金銀珠玉。不許自隨。凡厥凶事。每存儉約。神色審正。終始不擾。卜遠有期。詔曰。能施盛德曰宣。可謚宣。信至京都。梁安

宣業福成定果靈光正覺等寺同皆號哭如喪親戚焉及渚宮祇洹禪林等寺又如此也繹始學弱年患眼之始衣不解帶冬則不近炎火夏則不敢風涼如此者離寒暑也每大官供進竝以準取錢纖毫已上皆施宣業寺數年之中僧徒衆食竝是豐飽繹聞元獺有祭丹烏哺糧矧乃禽魚猶能感動況稟含靈之氣者也東入禹川西浮雲夢冬温夏凊二紀及茲昏定晨省一朝永奪几筵寂寞日深月遠觸目屠殞自咎自悼昔泝淮涘侍奉舟艫今還宮寺仰瞻帷幙顧復之恩終天莫報陟岵之心鯁慕何已樹葉將夏彌切風樹之哀戒露已濡倍縈霜露之戚過隙難留川流不舍往而不還者年也逝而不見者親也獻年回斡恆有再見之期就養閨闈無復盡歡之日拊膺屠裂貫裁心髓日往月來暑流寒襲仰惟平昔彌遠彌深煩寃拔懊肝心屠裂攀號膈臆貫截骨髓竊深游張之感彌切蒼舒之報每讀孟軻、皇甫謐之傳未嘗不拊膺哽慟也讀詩人勞悴之章未嘗不廢書而泣血也乙丑歲之六月氣候如平生焉冥然永絕入無瞻奉慈顏緬邈肝膽糜潰貫切痛絕奈何奈何

終制篇四案原本不列篇名考其文義應係終制篇謹校補又前半或有缺文謹識

吾企及推延豈能及病偶屬炎夏流金煎石氣息綿微心用惝怳慮不支久方從風燭夫有生必有死達人恆分棺槨之造起自軒轅周室有牆翣之飾旌銘之儀晉文公請隧桓司馬石槨甚非謂也送終之禮思以裁之觀荀卿、不韋、淮南、崔寔、王符、仲長、其制書旨本自不同俱非厚葬孱若一也高平劉道眞、京兆

摯仲治。竝遺令薄葬。楊王孫遺令裸葬。晉代江應元又然。樊噲卿、言葬禮。唯約沐浴。竝終制。令掘堛。氣絕令兩人舉尸卽堛。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裴潛遺令曰。墓中唯置一座。瓦器數枚。皇甫士安言以蘧篨裹尸。覆卷三重。麻繩約二頭。置尸靈牀上。擇不毛之地。坑訖去牀下尸而已。石苞曰。死皆斂以時服。不得斂唅。不得兼重。又不得設牀帳盟器。不得起墳種樹。郝昭曰。吾爲將。數見發冢。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斂以時服也。郝竝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爲小槨。裁容冢。取其木爲攻具。知厚葬之無益。汝必斂以時服也。郝竝敕子曰。吾生素餐日已久矣。可葬爲小槨。裁容下棺。張奐遺令。措尸靈牀。幅巾而已。盧植敕其子。以單帛附身。葬於土穴。雖制度不同。同歸於薄也。趙岐畫晏嬰、叔向、子產、季札。生不能及死。而畫之甚非。所以晉成帝曰。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淨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此事雖大。又可諭小。吾之亡也。可以王服周身。示不忘臣禮。曲禮一卷。孝經一帙。孝子傳。幷陶華陽劍一口。以自隨。此外珠玉不入。銅鐵勿藏也。田國讓求葬於西門豹側。杜元凱求葬於蔡仲冢邊。杜臧求葬於蘧伯玉之側。梁伯鸞求葬於要離之旁。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山地東北隅。始生山陵。小墓之前。可以爲冢。已具別圖。庶魂兮有奉。歸骨有地。然壙中石屏風、木人、車馬、塗車、芻靈之物。一切勿爲。金玉無吐絲之實。瓦雞乏司晨之用。愼無以血膿膏腥爲祭也。

戒子篇五

東方生戒其子以上容。按太平御覽載朔集。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詳其爲談異乎今之世也方今堯舜在上千載一朝人思自勉吾不欲使汝曹爲之也按此段似小序

后稷廟堂金人銘曰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崔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愼勿念受恩按太平御覽作施愼勿忘凡此兩銘竝可習誦杜恕家戒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惡敦然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害何因而生

馬文淵曰聞人之過失如聞親之名親之名可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人長短忘其善惡者寧死不願聞也龍伯高敦厚周愼謙約節儉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裴松之以爲援此戒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卽以爲戒云然戒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行吾謂託古人以見意斯爲善也

王文舒曰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於世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爲名欲使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鑿盂有銘几杖有戒俯仰察焉夫物速成而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戒旦零落松伯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夫人有善鮮

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也

陶淵明言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但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惘惘汝輩既稚小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爲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陳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汎稚春晉時積行人也七世同居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愼哉

顏延年云喜怒者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宏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裕爲器善矣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傾性小忍則歇故動無響容舉無失度則爲善也欲求子孝必先爲慈將責弟悌務念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倘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以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枚叔有言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知莫若勿爲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若自修論語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必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吾弱年重之中朝名士抑揚於詩酒之際吟詠於嘯傲之間自得如山忽人如草好爲辭費頗事抑揚末甚悔之以爲深戒

向朗遺言戒子曰貧非人患以和爲貴汝其勉之以爲深戒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淫華怪飾奇服麗食愼毋爲也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也。（按別卷載此條下有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如孔子二十字。）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帥人以正。誰敢不正。敬人以禮。孰敢不禮。使人必須先勞後逸。先功後賞。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必使長者安之。幼者愛之。朋友信之。是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近。至于遠也。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生。可不愼乎。

處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豈與夫馳騁原獸。同日而語哉。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徧。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觀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別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任彥升云。人皆有榮進之心。政復有多少耳。然口不及、迹不營、居當爲勝。王文舒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己。反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修也。顔延年、言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應之之方。必先本己。或信不素積。嫌閒所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

此。何處逃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斯道必存。何卹人言。任瑕每獻忠言。輒手懷草。自在禁省歸書不封。何其美乎。入仕之後。此其昜哉。昔孔光有人問溫室之樹。笑而不答。誠有以也。

高季羔爲衞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衞有蒯聵之亂。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追者罷。季羔將去。問刖者曰。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子逃我何。曰。曩君治臣以法。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臣又知之。君豈私於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待君子。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

歸義隱蕃爲豪傑所善。潘承明、子翥與之善。承明問曰。何故與輕薄通。使人心震面熱。廣陵陽竺幼而有聲。陸遜謂之必敗。令其兄子穆與其別族季豐年十五。賓客塡門。乃曰神童。而遂無周身之防。果見誅夷。

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諷善。鄭袤謂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諷果敗焉。王仲回加子以櫝。楚朱公叔寄言以絕交。此有深意。最宜思之。

聚書篇六

初出閤、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經正副本。爲瑯琊郡時。蒙敕給書。幷私有繕寫。爲東州時。寫得史漢三國志、晉書。又寫劉選部孺（按孺原本作儒。考梁書有劉孺爲吏部尚書。無劉儒。謹校正。）家。謝通直彥遠家書。又遣人至吳興郡。就夏侯亶寫得書。又寫得虞太中閶家書。爲丹陽時。啓請先宮書。又就新渝上黃新吳、寫格五戲得少許。爲揚州時。就

吳中諸士大夫寫得起居注。又得徐儉蕭勉、起居注。前在荆州時。晉安王子時鎭雍州。啓請書寫。比應入蜀。又寫得書。又遣州民宗孟堅下都市得書。又得鮑中記泉上書。安成煬王。於湘州薨。又遣人就寫得書。劉大南郡之遊。小南郡之亭。江夏樂法才別駕。庾喬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絓經書。是其家者皆寫得。又得招提琰法師衆義疏。及衆經序。又得頭陀寺曇智法師陰陽卜祝冢宅等書。又得州民朱澹遠。送異書。又於長沙寺經藏。就京公寫得四部。又於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後書五帙。又就姚凱處得三帙。又就江錄處得四帙。足爲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竝是元嘉書。紙墨極精奇。又聚得元嘉後漢、幷史記。續漢春秋周官尚書。及諸子集等。可一千餘卷。又聚得細書周易尚書周官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寫得前漢、後漢、史記、三國志、晉陽秋、莊子、老子、肘後方、離騷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書極精細。還石城。爲戍軍時。寫得元儒衆家義疏。爲江州時。又寫蕭諮議貢劉中紀緩周錄事宏直等書。時羅鄉侯蕭說。於安成失守。又遣王諮議僧辯。取得說書。又值吳平光侯廣州下。遣何集、曹沔寫得書。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寫得書。又蘭左衞欽、從南鄭還。又寫得蘭書。往往未渡江時書或是此間製作甚新奇。張湘州纘經餉書。如樊光注爾雅之例。是也。張豫章綰經餉書。如高僧傳之例。是也。范鄱陽胄經餉書。如高誘（按誘原本作逌。謹校改。）注戰國策之例是也。隱士王縝（按隋書經籍志作瑱）之經餉書。如童子傳之例是也。又就東林寺智表法師寫得書法書。初得韋護軍叡餉數卷。次又殷貞子鈞餉。爾後又遣范普市得法書。又使

潘菩提市得法書。竝是二王書也。郡五官虞曠。大有古迹。可五百許卷。併留之。伏事客房纂。又有三百許卷。併留之。因爾遂蓄諸迹。又就會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臨汝靈侯益州還。遂巨有所辦。後又有樂彥春。劉之遴等書。將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書。又得張雍州書。又得桂陽潘王書。又得留之遠書。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來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矣。

二南五霸篇七　按此篇僅存三條。皆與說蕃篇同。疑說蕃篇中有二南五霸之事。後人因誤分之。非原有之目也。觀晁氏讀書志。亦無此目。可見今存其目。而刪其文。謹識於此。

金樓子卷第三

說蕃篇八　案此篇雜舉古侯王善惡之事以列勸戒。而宗室爲多。其事多以類相從。如所謂昔蕃屏之盛德者某某。功業無成者某某。是也。其他如劉章以下四人則以武功著。劉長以下十二人則多以悖逆得罪。意原書必各有標目。今佚之矣。今未敢輒補。謹識於此。

周公攝政。管叔欲爲亂。因是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孺子。奄君聞之。說祿父舉兵。祿父及三監、遂貳于公。公謂召公曰。我攝政者恐天下叛周也。無以告我先王。乃奉成王命。東征剋殷。殺祿父、踐奄、誅其君。戮管叔、殺蔡叔、降霍叔爲庶人。王既惑流言。意愈不悅。時雷電且風。禾黍盡偃。大木皆拔。王懼、與大夫啓金縢書。王執書泣曰。公勤勞王家。予不知。今天動威。彰公之德。王遂夜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公定鼎郟鄏。越裳氏以三象重九譯。獻白雉。肅愼又來入貢、獻白雉。旦讀書一百篇。夕則見士七十人也。鸞鳳至。蓂莢生。公以天下既定。宜有事于河洛。示神祇之變。定人神之徵。往從之。沈璧于河。有光滿河。青龍銜元甲圖而出。元龜甲有赤字。公寫之書成。其赤字隨滅。龜於是墮甲而去。景星見。醴泉吐。麒麟出。朱草生。王以公有勳勞於天下。九十九薨。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稱湯時有伊尹。假于

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祖乙時有巫賢武丁時有甘盤保乂于殷也於是召公乃說之召公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於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齊桓公小白雍林人襲殺齊君無知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諫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用之管仲知之故往見桓公桓公序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鮑叔隰朋高傒修政齊國連五家之兵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始霸焉山戎伐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還衞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衞君伐蔡蔡潰遂伐楚楚盟而去狄伐陳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賜桓公文武胙彤弓大輅是歲秦繆入晉公子夷吾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而還是時周室衰微獨齊爲中國令諸侯城成周也

晉文公重耳生而胼脇年十七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賈佗先軫晉惠公卒重耳得入是爲文公晉人多附焉周襄王以弟難出居鄭告急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周王賜晉河內陽樊命晉侯爲伯

秦繆公任好卽位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秋公自將伐晉戰於河西晉驪姬作亂夷吾使人謂秦求入晉公許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若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予秦及至已立而不予旱請粟於秦

繆公與之秦饑請粟於晉晉因饑伐秦使丕豹往擊之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蟄穆公追之不得反爲晉軍所圍岐山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解圍遂脫穆公反生得晉公獻其河西地發兵襲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賣之因見秦兵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備令臣以牛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人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晉之邊邑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縗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大破之虜三將晉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曰繆公怨此三人於骨髓心願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近哭曰孤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復官秩益厚之使孟明等伐晉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也

楚莊王卽位不出號令日夜爲樂有諫者死伍舉入諫不從居數月益甚蘇從乃入諫於是乃罷淫樂聽政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悅是歲滅戎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問鼎之輕重而歸若敖反、擊滅之伐陳殺夏徵舒圍鄭尅之引兵去三十里而避舍遂許之平大敗晉師河上至衡雍而歸圍宋以宋殺楚使也宋華元出告以情遂罷兵焉

宋襄公茲甫卽位宋地隕星如雨與俱下六鷁退飛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秋、諸侯會宋公於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又楚成王戰於泓宋師大敗公傷股國人皆恐

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羣。好古文。每就人間求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本。加以金帛。士有不遠千里而至者。多獻其先祖舊書。周官、尚書禮、案五本脫一禮字。師古注漢書曰。禮禮經也。謹校補。禮記、孟子、老子。獻王好之。采周官及諸子之樂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使弟子王定傳之。二十四。案漢書藝文志序。獻王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卽志所謂王禹記二十四篇也。此句與漢書不同。疑有脫誤。首表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武帝在位來朝。對辟雍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案漢書藝文志。作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及著樂語五均事云。案漢書食貨志。樂語有五均注。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白虎通德論。亦作樂元語。天子取諸侯之士已。案漢書注。士作士。已作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案漢書注作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五案漢書注作公。家有餘恩及於小民矣。王既有雅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弟子宋畸上書云。河間王躬案漢書禮樂志。作聘。求幽隱、興禮樂。蓋有漢之所以興也。王常謂人曰。禹案說苑有疏。河以導之。五字。鑿江通乎九谷。案說苑作派。洒案說苑下無分字。釀。分五湖。而注案說苑作定。東海。民不怨者利也。吾將行之。時元俗自言。餌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頭。俗言王病乃六世餘殃。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仁心感天。故當遇耳。俗形無影。獻王欲以女配之。俗遁去。故武帝遣所忠問王玉。輒對無影。帝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其勉之。王知意。卽縱酒聽樂。又爲周制二十篇。案漢書藝文志。河間周制十八篇。注似河間獻王所

劉游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丘伯者孫卿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曰元王詩。

劉蒼好經史。博學多識。恭肅畏敬。明帝重其器能。特愛異之。入爲相。薦邠侃、桓榮等。其後蒼數上疏。陳藩職至重。不宜久留京師。蒼爲人體貌長大。美鬚髯。腰八尺二寸。故帝言副是腰腹也。帝以所自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咸言類相如、揚雄前世史岑也。章帝時王入朝。以王觸寒涉道。使中謁者逢迎。賜王乘輿貂裘。

劉輔性矜嚴。有盛名。深沈好經書。善說京氏易論。集經傳及圖讖文作五經通論。儒者得以明事。世號之曰沛王通論。朗帝甚敬重之。賞賜恩寵加異數。訪問以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螳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卽以詔書問輔。輔對深被知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也。月爲一卦。以當游戲。稱爲賢王。

劉羨少好學。博通經傳。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羨爲西平王。又徙封陳王。

劉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宮。尤見幸。入則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

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大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遣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睦曰。吁。子危我也。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伸如此。

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喜史書。當時以爲楷則。及寢疾。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曹袁（魏志作袁。別本作褒。）好學讀書。左右常恐精力爲病。苦諫之。每弟兄游娛。袁獨覃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措。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袁美。袁聞之大驚。責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負累也。後黃龍見鄴西漳水。袁上書讚頌。性尚儉約。教敕妃妾紡績。習爲家人之事。病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衞大夫遽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

司馬攸少以奇英見稱。長好經書。武帝受禪。攸督帥府。鎮撫中外。有佐命之勛。封齊王。初居文帝喪。上以攸至孝毀甚。文明皇太后。親臨省攸。攸毀瘠塵墨。貌不可識。太后留攸宅。撫慰旬日。及還、中詔勉攸曰。若

學不倦。借人書。皆爲治讎。攸自受國秩。表求絕御府常賜。前後十餘。輒不見聽。國之文武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亡醫藥皆有差。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賑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文明皇太后臨崩。謂武帝曰。桃符性愍。汝宜宏之。詔攸當世總方岳。遂加都督青州、增封濟南郡。備物典策。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馮紆意也。攸結氣病黃。暴薨。

司馬泰、廉靜、不近聲色之譏。位至太尉。衣食有如布素。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處謙和。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唯高密王泰、下邳王晃、俱以儉稱。晃字子明。爲太傅。

劉休慶少而聞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爲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爲尚書左僕射。謙儉周愼。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深信仗之。

劉義慶爲荆州刺史。性謙虛。始至。及去鎭。迎送物竝不受。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序。以述皇代之美。爲性儉素。寡嗜欲。愛好文義。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蕃。無浮淫之過。善騎乘。招聚才學之士。近遠必至。袁淑文冠當時。請爲衞軍諮議。參軍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引爲佐史。

竟陵蕭子良開私倉賑貧民。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

經百家。依皇覽、列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好文學。我高祖王元長、謝元暉、張思光、何憲、任昉、孔廣、江淹、虞炎、何僩、周顒之儔。皆當時之傑。號士林也。

隨郡王子隆。好文章。體肥。常服蘆茹丸、以自消。猶無益也。

劉安有文才。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行陰德。拊循百姓。沽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篇。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及賦。每見談說。晨暮而罷。

曹子建善屬文。魏武帝見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臣言出爲論。下筆成章。故當面試。奈何倩人邪。時鄴銅爵臺新成。武帝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文彩可觀。

劉休元少好學。嘗爲水仙賦。當時以爲不減洛神。擬古詩。時人以爲陸士衡之流。頻征戰。皆獻捷。

劉章年二十。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一人醉亡。章斬之。自是後諸呂憚之。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強。其明年。呂產欲作亂。章首先斬產。

以定天下。

劉非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才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

曹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帝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書。（子文名彰。）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爲衞、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烏丸反。以子文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隘。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諸將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彰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魏武喜捋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司馬承身居藩屏。躬處儉約。乘葦笨車。家無別室。王敦懷無君之心。元帝召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全勝之地。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君之所命。敢有辭焉。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御才也。承曰。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不知武。何能爲焉。

劉長母本張敖美人。坐貫高事。繫之河內。弟趙兼、因辟陽侯告呂后。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美人已生厲王。恚卽自殺。長、有材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侯出見之。卽袖金椎椎之。居處無度。爲黃屋蓋。擬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以罪徙處蜀嚴道。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從之。乃不食而死。

刺王旦壯大就國。爲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術數。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衞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衞。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爲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爲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與宗室。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烏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呂廣等。知星爲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燕倉告。蓋主上官桀與旦有逆謀。桀等皆伏誅。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爲事。當族。欲自殺。以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

劉肯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爲漢嗣宣帝卽位封肯四子聖、曾、寶、昌皆爲列侯又立肯小子宏爲高密王所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肯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肯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肯爲天子肯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肯寢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立肯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使女須咒詛如前肯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庭中肯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自殺

劉荆光武崩飛書與東海王彊恐說之勸令興兵爲逆亂乃封荆廣陵遣就國後復呼相工謂曰我貌最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年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後竟使巫祝咀自殺

劉英交通賓客晚節學黃老浮屠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詣國相曰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黃縑白紈三十匹入贖楚相以聞詔書示諸國中傅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當有悔吝還贖縑紈以助伊蔡桑門之盛饌是後英遂交通方士十三年中男子燕廣告英作金龜玉鵠謀反坐死徙者以千數

劉端爲人賊盭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爲郎郎與後宮亂端擒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帝弗忍而所爲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封其宮門

從一門出入。數變姓名。爲布衣之他國死。無子國除。

劉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使使。卽縣爲賈人權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好爲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詖。莫敢留。

劉建遊章臺。令女子乘小船。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舟。入波中船覆。兩郎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宮人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強令宮人羸而與羝羊及狗交。專爲淫虐。王后父胡應爲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積數歲。以謀反自殺。

劉去嗣爲廣川王。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爲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裹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鉗鉗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去令昭信爲后。

幸姬陶望卿爲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爲貞明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未之信。又巧譖之。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諸郎吏臥處。具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羸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灼望卿。望卿走投井死。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去坐徙自殺。昭信棄市。

劉讓。前史作囊。嗣爲梁王。初孝王有疊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讓之后曰。任后。聞而欲得之。讓之祖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予人也。他物雖鉅萬猶自恣。王讓直使人開府。卽以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後病甚。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又不侍喪。

劉次昌爲齊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弟紀氏女爲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非劉氏子。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爲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尙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

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死。故以燕咸皇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者也。事寖淫聞於上。劉宇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弗辠。傅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璽書敕諭。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爲我知文法。建言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勞苦。使我爲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闕下。宇凡三哭。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後爲姬胸臆。遣其家告之。坐削兩縣。

其功業無成者則司馬穎。初起軍河朔。三軍畢從。每夜刀戟之端。有光若火。壘中井皆有龍像。長沙王既死。增封穎二十郡。拜丞相。一如魏武九錫故事。乘輿服御皆遷於鄴。其掾步熊。私曰。雖爲太弟不得嗣也。穎遂立邦郊兆於鄴城。及敗。爲頓丘太守馮嵩所執。穎素爲鄴都所服。盧爲變僞稱臺使。賜穎死。穎曰。我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五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叱去。浴訖。散髮東首。臥命縊之。二子皆死。鄴中爲之悲哀。

司馬乂忠毅方正。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同攻京師。乂敗績。時東海王越領中書監。慮外難已逼。潛與殿中將士收乂。送金墉城。成都軍不彊。恨乂功垂成而敗之。謀共劫乂。更以距穎。朝廷及東海王越。懼難復作。欲遂誅乂。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征西將軍張方。遣將郅輔勒兵三千至金墉城收乂。馬負至營縊之。三軍莫不爲之垂涕。

司馬越少有令名。自許昌率荀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拜太傅。先是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晞亦懼逼。說越曰。兗州天下之要。公宜自牧。大治官舍以待。越有大星。頭如箕。長五六丈。起西方流東。行至地有赤散。流光若血。所照皆赤。日中若飛燕者。十八日有流星若箕。自東北西南行至地。越請討石勒。且鎭集兗豫以援京師。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州郡攜貳。上下崩離。憂懼成疾薨。

劉餘初封爲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劉京性恭孝。好經學。京都莒。好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祀。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乃復徙宮開陽。

司馬道子於府第內築土山。穿池沼。樹竹木。用功數十百萬。又使宮人爲酒肆。酤賣於水側。道子與親幸、乘船就其家飲宴。若在市肆。以爲笑樂。子元顯。時年十六。爲政苛刻。生殺自己。矜豪奢侈。發東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道子既失威權。遂終日昏醉。不復厝意。政無大小。一委元顯。元顯大治兵器。聚徒十萬。百姓饑饉。人情危懼。而道子、元顯置酒作樂。竟以此敗。

劉休祐在荊州裒刻。在所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既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潔白。若有破折者悉刪揀不受。民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計米責錢。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性狠戾前後忤上

非一．且慮將來難制．遂方便殺之．諡刺王．

劉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是非莫不精盡．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既專總朝政．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物議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卽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因此見廢．

劉義恭鎭彭城．伐魯郡孔子舊廟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者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之．父老莫不歎息．義恭性嗜不恆．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樂．游行或三五百里．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烏山以望太湖．

劉義宣在荆鎭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誅元凶劭．威名蓋天下．凡所求欲．無不畢從．朝廷所下制度

意所不同者一不遵奉。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也如此。爲臧質所說。俄舉兵反。以第八子慆爲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左司馬竺超民輔之。王元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熟。臧質徑入梁山。去元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西南風猛。質乘風從流攻元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元謨。義宣至梁山。步軍東岸攻元謨。元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出壘奮擊。大破之。軍人一時投水。護之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煙燄覆江。縱兵攻之。大衆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與義宣相隨船舸。猶有百餘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懼被鈔。回入巡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腳痛不復行。就民間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內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戒使拊慰云。昔漢高祖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所戒。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乃於內戎服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入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出。超民送出城外。未至郭。將士逃散都盡。唯置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寢。至旦。遣黃門報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內。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尋盡殺之。

劉休範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上表治城樓堞多解榜板擬以供用遂舉兵反虜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先解榜板合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盡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步上攻新亭壘自臨城南於前巖樓上以數百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幷詐宣齊王意旨休範大說以二子德宣德嗣與回爲質至卽斬之

蕭遙光將敗都不復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常心腹委付後望見火起問左右此是何火答曰下官向令人燒外間左右仍問卿是誰曹樹生答曰是孫樂祖仍問曹復是誰曹以名答仍言左右下官熱發可覓冷沈飲幷勸始安且還別省消息於是呼舉至始安便移殺於時名士皆在側見不識人沈昭略昭光之徒一時皆去遙光美風姿眉目如畫髮鬢若點漆隆準口如含丹而足蹇體殊肥壯腳如三歲小兒性聰察善吏政每至理朝廷大事及揚州曹獄動至三四更前列倡人後列侍女華燭照爛於其間手捉玉柄毛扇有時以金鏤炙刀自割牛胘而食之每明帝有所誅殺必先取其名明帝大漸託以後事後主疑焉常就王索寶物王奉琥珀盤螭二枚枚廣五寸炯然洞徹無有瑕滓後主怒云琥珀者欲使虎來拍我也仍匍匐下地作羊行遂動心疾有時著衣袷而伏地入戶扇裏王交道素壯不勝忿怒一旦以手扳陰遂長數尺屢有別舍恆見丈夫露髻從屋來下以齧人俄失所在又有殺鬼來其齋閤舉兒鞭之流血而反常

所親信鮮卑道兒及閹人吳明紹頭臥道兒膝上至四更中覺飲已而無人矣喚道兒又不得唯明紹伏牀下答云人皆叛去衆軍悉至於牀下斬之

蕭子顯在荆州造仗長史司馬皆以啓聞王知大怒乃僞請入坐起既至坐厲聲色而語曰身父則是天子政復造五千人仗此復何嫌而君遂以上啓二人下牀叩頭拔褥刀自下斬之甚有膂力曾出獵頭亂呼梳取刷於馬上以手捉左右檀帶去地數尺令料頭竟乃放之此其勇也竟被誅

金樓子卷第四

立言篇九上案目錄有立言上下。原本合爲一篇。其散見複出者。猶有上下之名。謹參考分之如左。

案祭法。天子諸侯宗廟皆月祭之。又有月令皆薦新。竝云先薦寢廟。此皆是月祭正文。國語云。古者先王月祭日祀。雖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宗廟在都。匈奴未滅。拊心長叫。萬恨不追。昔魯國孔氏。有仲尼車輿冠服。漢明帝錫東平王蒼、光烈皇后假髻。案後漢書作紒。注周禮追師。掌爲副編。鄭元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帛案後漢書注引續漢書帛字作皁。巾衣一篋。王沈集稱日磾垂泣於甘泉之畫。揚雄顯頌於麒麟之閣。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傅咸集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泣。誠可悲也。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即其例焉。竊尋孝經所說。必稱先王。蓋是先王之行。不敢以不行也。伏見臺內別造至敬殿。甘旨百品。月祭日祀。又爲寢室。晨昏定晨省。如平生焉。先帝朔望盡哀慟哭。又宣脩容。奉造二親像。朝夕禮敬。虔事孜孜。四十年中。聿脩功德。追薦繼孝。丁蘭無以尚此。繹、竊慕考妣之盛。則立尊像。供養於道場內。設花幡燈燭。使僧尼頂禮。正以烏鳥之心。係戀罔極。不厭丁年之內。遭此百憂。一同見似。甘心殞越。雖復於禮經無文。家門之內。行之已久。故月祭日祀。用遵祭法。車輿篋衣。謹同魯聖。止令朋友知余此心。潘岳賦云。太夫人御板輿。乘案文選作升。輕軒。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宴于汭。案文選或禊於汜。兄弟斑白。兒童稚齒。稱福案文選作萬。壽

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窮生。百年之內。曷由復如此矣。痛矣過隙。哀哉逝川。淚盡而繼之以血。不知復何從陳也。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鍾鼓琴瑟。

儉約之德。其義大哉。齊之遷衞於楚丘也。衞文公大布之服。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敏教勸學。元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也。豈不宏之在人。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霧露之朝。可以近書。不通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無邑邑（案邑悒古通）於窮。無勿勿於賤。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夷榮辱之心。立不易方。斯有恆也。

夫言行在於美不在於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愼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昔成湯教民去三面之網。而諸侯向之。齊宣王活觳觫之牛。而孟軻以王道求之。周文王掘地得死人骨。哀憫而收葬。而天下嘉之也。

易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論語言無恆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爲行不可不恆。詩言無恆之人。其如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般輸不爲拙工改繩準。逢羿不爲拙射變弦筈。君子懷道德之有檢。首云如

月之恆。如日之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不時有。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所謂下言而上用者也。

君子以宴安爲鴆毒。富貴爲不幸。故溺於情者忘月滿之虧。在乎道者知日損之爲貴。斯固誹謗之木。唐虞之道。與瓊瑤之臺。辛癸之祚亡。酣歌終日。求數刻之歡。耽淫長夜。騁亡歸之樂。而或四知必顯。五美常在。譬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能偶騏驥之跡。是猶炙冰使燥。清柿令熾。不可得也。夫驕奢者衆。縱逸者多。如輕埃之應風。似宵蟲之赴燭也。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若雖有天縱。曾無學術。猶若伯牙空彈無七弦則不悲。王良失轡。處駟馬則不疾。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已老。學將晚耶。對曰。少好學者如日盛陽。老好學者如炳燭夜行。追味斯言。可爲師也。淮南言蕭條者形之君。寂寞者身之主。又云。教者生於君子以被小人。利者興於小人以潤君子。孟子言禹惡旨酒而樂善言。又云若我得志。不爲食前方丈妾數百人。斯言至矣。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之肉食。旨於智伯之芻豢。（原注原本缺三字。）子思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嬌淫之理。豈可恣歟。人非有柳下延陵之才。蒙莊柱史之志。其以此者蓋有以焉。雖復拔山蓋世之雄。回天倒地之力。玉几爲樽。金湯設險。驪山無罪之囚。五嶺不歸之戍。一有驕奢。三代同滅。鐫金石者難爲力。摧枯朽者易爲功。居得其勢也。

哲人君子戒盈思沖者。何也。政以戒懼所不睹。恐畏所不聞。況其甚此者乎。夫生自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憂懼之所不加。寵辱之所未至。學自齠齔。便作邦君。其天姿卓爾。則河閒所以高步。窮兇殉悖。廣川所以顯戮。致之有由者也。錫瑞蕃國。執玉秉圭。春朝則驅馳千乘。秋謁則儀案儀下疑脫一字。百辟。江都廣川。可以意者耳。請論之。一曰驕。二曰富。三曰淫。四曰忌。幼饗尊貴、驕也。名田縣道、富也。歌鍾盈室、淫也。殺戮無辜、忌也。夫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況倍此者邪。夫貴而不驕者鮮矣。驕則輕於憲網。富則恃於金寶。淫則惑於昏縱。忌則輕於生殺。既不知稼穡之艱難。又不知民天之有本。徒見珠璣犀甲之翫。金錢翠羽之奇。動容則燕歌鄭舞。顧盼則秦箏齊瑟。謂與椿鶴齊齡。寧知蕣華易晚。覆其宗社。曾不三省。損其身名。不逢八議。異矣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無爲不善而怨人。刑已至而呼天。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至而呼天。不亦晚乎。太公曰。夫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己之惡。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鳥與鳥遇則相躅。獸與獸遇則相角。馬與馬遇則趹蹏。愚與愚遇則相傷。案太平御覽引此段作馬與馬遇則趹蹏相傷。愚與愚遇則五字疑衍。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謀。萬有一失。狂夫之言。萬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夫之言。補萬得之一失也。行人不休息於松柏而止於楊柳者。以松柏有幽僻之窮。楊柳有路側之勢故也。君子當去二輕。取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罪。貌輕則招辱。

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斯言至矣正當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應諧似優穢德似隱嘗謂人曰諸葛武侯桓宣武竝翼贊王室宣威遐外此鄙夫之所以慕也董仲舒劉子政深精洪範妙達公羊鄙夫之所以希也榮啓期擊磬縱酒行歌斯爲至樂鄙夫之所以重也何者請試論之夫以武侯之賢宣武之智自天祐之蓋有以然也案此下有脫文假使逢文明之后值則哲之君不足爲鄙夫扶轂豈青紫之可望邪東方鼠虎之諭斯得之矣及仲舒之學術子政之探微見重元光之初聲高建始之末通宵忘寐終日下帷不有學術何以成器川溜決石可不勉乎馳光不留逝川倏忽尺璧非寶寸陰可惜文武二途竝得儔匹啓期擊磬彼獨何人寧止伯鸞之詩將同威輩之詠一以我爲馬一以我爲牛莊周往矣嗣宗長逝吾知宇宙之內更有人哉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何者夫儒者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墨者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冬日以鹿裘爲禮盛暑以葛衣爲貴法家不殊貴賤不別親疎嚴而少恩所謂法也名家苛察繳繞檢而失眞是謂名也道家虛無爲本因循爲務中原喪亂實爲此風何鄧誅於前裴王滅於後蓋爲此也

裴幾原問曰西伯拘而闡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孫子之遇龐涓韓非之值秦后虞卿窮愁不韋遷蜀士贏疾行夷齊潛隱皆心有不悅爾乃著書夫子實尊千乘褒帷萬里地得周旦聲齊燕頔豪匹四君威同五

伯。玳簪之客雁行接踵。珠劍之賓肩隨鱗次。下帷著書。其義何也。殊爲牴牾。良用於邑。予答曰。吾於天下亦不賤也。所以一沐三握髮。一食再吐哺。何者。正以名節未樹也。吾嘗欲稜威瀚海。絕幕居延。出萬死而不顧。必令威振諸夏。然後度聊城而長望。向陽關而凱入。盡忠盡力以報國家。此吾之上願焉。次則清酒一壺。彈琴一曲。有志不遂。命也如何。脫略刑名。蕭散懷抱。而未能爲也。但性過抑揚。恆欲權衡稱物。所以隆暑不辭熱。凝冬不憚寒。著鴻烈者蓋爲此也。又問之曰。子何不詢之有識。共著此書。曷爲區區自勤如此。予答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緻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論大牢之滋味。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煩。襲貂狐之煖者不知至寒之淒愴。予之術業。豈賓客之能鬭。斯蓋以莛撞鍾。以蠡測海也。予嘗切齒淮南不韋之書。謂爲賓遊所製。每至著述之閒。不令賓客鬭之也。

余見宰人歎曰。伊尹與易牙同知調鼎。而有賢不肖之殊。既而歎曰。無識之徒。尚以伊尹方易牙。余何有哉。退而復歎曰。碧盧似玉。猗頓別之。白骨似牙。離婁別之。猗頓離婁。千年不曾遇。牙骨之怨。何時當弭。余見人爲鮓。歎曰。龍之爲物也。謂之四靈而亦爲鮓。魚之爲物。謂之五協而又爲鮓。抑乃有莘之調鼎。瀟湘之開國歟。退而復歎曰。靈龜五色似玉金。不免爲臞。余何有哉。余何有哉。

飽食高臥。立言何求焉。修德履道。身何憂焉。居安慮危。戒也。見險懷懼。憂也。紛紛然榮枯。寵辱之動也。人其能不動乎。仲尼其人也。抑吾其次之。有佞而進。有直而退。其寧退乎。予不喜游宴淹留。每宴輒早罷。不

復沾酌矣。

大虛所以高者。以其輕而無累也。人生苟清而無欲。則飄飄之氣凌焉。

擣衣清而徹。有悲人者。此是秋士悲於心。擣衣感於外。內外相感。愁情結悲。然後哀怨生焉。苟無感。何嗟何怨也。

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耶。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臟六腑尙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爲者耶。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苟含瑕。何遽浴耶。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相鬬。一兒曰。我以日初出。去入近。一兒曰。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如車蓋。至中、裁如盤盂。豈不近者大。遠者小。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至日中有如探湯。此非遠者涼。近者熱耶。孔子亦不知日中天而小。落扶桑而大。爲政亦如是矣。須日用。不知如中天之小也。須赫赫然。此蓋落日之治。不足稱也。

居家治理可移於官。何也。治國須如治家。所以自家刑國。石奮之爲家可矣。若謂治國異治家者。則條章不治。民無依焉。故治國者親民若治家也。心不可欺。物不可示。物不欺不示。得其衷也。欺之則物不信。示之則民驕矣。自家刑國。自國刑家。可無失矣。

見善則喜。聞惡則憂。民之情也。苟無憂喜。其惟聖人乎。若無喜而不喜。無憂而不憂。蓋何足稱也。

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悒。今白鳥營營。饑而未飽。寡人憂之。因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嚌公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乃宣下齊國。脩止足之鑒。節民玉食。節民錦衣。齊國大化。

夫鬬者忘其身也。忘其親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而爲之。是忘其身也。

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可留也。行忠乎羣臣。則可仕也。澤乎百里。則富可安也。

鳳無司晨之善。麟乏警夜之功。日月不齊光。參辰不竝見。冰炭不同室。粉墨不同臺。有之矣。

古語云。不鑒於鏡而鑒於人。鑒鏡則辨形。鑒人則懸知善惡。是知鑒於人勝鑒乎鏡矣。

楚王之食楚也。故愛楚四境之民。越王之食越也。故愛越四境之民。天子之食天下也。吾是以知兼愛天下之民矣。

成瓦者炭。而瓦不可以得炭。潤竹者水。而竹不可以得水。蒿艾有火。不燒不燃。土中有水。不掘無泉。百梅能使百人酸。一梅不足成味也。

孔文舉言武王伐紂。而懸之白旗。漢祖入關。子嬰不死。武王歷年。止有白魚之瑞。漢祖祥應。其瑞不一。是則漢祖優而武王劣也。殷洪遠云。魏武興師。本由親舉。漢祖初起。本是亂兵。此則魏武優於漢帝。蔣子通

言漢祖取天下如登山。光武取天下如走丸。當尋邑百萬振古未聞。滹沱河冰身面流血豈其易也凡如此例。有書不如無書。委之煨燼。於事爲宜矣。

往者承華殿災。詔問高堂隆。此何災。隆曰。殿名崇華而爲天災所除。是天欲使節儉。勿復興崇華之飾也。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既聞之。患弗能學。既學之。患弗能行。君子有四恥。有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案此下疑脫有其言三字。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

制將之法。必使弛張從時。事疑則爭生。勢侔則亂起。所以蕭樊被於縲紲。信布見於誅夷。馭將之閒。可不深愼之。

夫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勞。木馬不中馳逐。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從則馬良。民和則輪利。

獵猛虎者不於北苑。釣鯨鯢者不於南池。案池原本訛作河謹據下文校改何則。園非猛虎之藪。池非鯨鯢之處也。責罷者以舉千鈞。督跛者以及走兎。驅騏驥於庭。求猿猱於檻。猶倒裘而索領也。

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敍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刪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

夫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也。

世有習干戈者賤乎俎豆。修儒行者忽行武功。范甯以王弼比桀紂。謝混以簡文方赧獻。李長有顯武之論。文莊有廢莊之說。余以爲不然。余以孫吳爲營壘。以周孔爲冠帶。以老莊爲歡宴。以權實爲稻糧。以卜筮爲神明。以政治爲手足。一圍之木持千鈞。五寸之楗制開闔。總之者明也。

顏回希舜。所以早亡。賈誼好學。遂令速殞。揚雄作賦有夢腸之談。曹植爲文有反胃之論。生也有涯。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智。余將養性養神。獲麟於金樓之制也。

夫石田不生五穀。構山不游麋鹿。何哉。以其無所因也。故龍藉風而飛。龜由火而兆。有其資焉。常善利物。無棄人也。富貴不可以傲貧賤。賢明不可以輕暗夷。吾侈而鮑叔廉。其性不同也。張竦潔而陳遵汚。其行不齊也。然而終能相善者。蓋無棄人之謂也。

或說人須才學。不資矜素。案此疑誤。句余謂不然。昔孔文舉有言。三人同行。兩人聰雋。一夫底下。饑年無食。謂宜食底下者。譬猶蒸一猩猩。煮一鸚鵡耳。此蓋悖道之言也。寧有是乎。禰衡云。荀彧。彊可與語。餘人皆酒甕飯囊。魏時劉陶語人曰。智者弄愚人。如弄一丸於掌中。

晉中朝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死人。凜凜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久在世。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理。竝抑抗之論也。

魏長高有雅體而才學非所經初官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死文筆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更覺長高之爲高虞存之爲愚也

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猪卑而孌鵝頑而傲狗險而出案太平御覽引齊卞彬禽獸決錄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孌狗性險而出皆指斥當時貴勢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孌謂朱隆之狗險出謂呂文庶也無鵝頑而傲句皆指斥貴勢其蝦蟆科斗賦云紆青拖紫出入苦中以比當時令僕也科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非不才也然復安用此才乎

蕭賁忌日拜官又經醉自道父名有人譏此事賁大笑曰不樂而已何妨拜官溫酒之談聊慕言在了無怍色賁頗讀書而無行在家徑偷祖母袁氏物及問其故具道其母所偷祖母乃鞭其母出貨之所得餘錢乞問乃沽酒供醉本名澳兄弟共以其儉因爲呼賁此人非不學然復安用此學乎

世人有才學不勝朋友而好作文章苦辱朋友此謂學螳螂之鈇運蛄蜣之甲何足以云吾少讀兵書三十餘年搜纂數千止爲一帙菁華領褒備在其中性頗尚仁每宏解網重囚將死或許伉儷自看城樓夜寒必綈袍之賜猶牢併遣犴圄空虛盜者更鳴還取將軍之帳姦夫改往復錫舍人之車由來此事差非一揆但性頗狷急或有不堪不欲蘊蓄胸襟須令豁然無滯將令士庶文武見我所懷兵法軍令省而不煩此言當矣乃爲法三章一曰叛者去燕就楚從魏入韓說趙王之陰謀燒鄴都之倉廩故曰叛者死二曰不附不附者功成欲受其祿事亂欲避其禍玉節猶建或可畏威金湯倘覆急須犇走雖招厚祿常

歎脂膏空加。隆遇不酬。國士當小寇馮陵。勤王以及。豈可見拒。抑揚橫議。出入異辭。故曰不附者死。三曰違令。麾之不進。鼓之不止。應追白虎。反入青龍。我舉正正之旗。彼往亭亭之地。我攻卻月。彼向橫雲。百萬之師。復何益也。然而李廣數奇。或非深失。龐涓戰死。偶値伏兵。故曰違令者抵辠。

曾子曰。昔楚人掩口而言。欲以說王。王以爲慢。遂加之誅。衞太子以紙閉鼻。漢武帝謂聞己之臭。又致大辠。二者事殊而相似。時異而怨同。

立言篇九下

魏明修許昌宮。作景福承光永寧昌宴百子延休諸殿。築建神芝觀。又作長壽康樂永休宜昌諸堂。建承露盤。（案三國志作盤。）穿虞淵池。激引流川。蛟龍吐水。珍木芳草周環後庭。嗚呼。足稱過差者矣。

老子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人莫能向生之徒也。夫水之性也。寂寥長邁。此其本性也。其波濤鼓怒。頹山穴石。蓋有以云耳。

金罇玉盃。不能使薄酒更厚。鸞輿鳳駕。不能使駑馬健捷。有是哉。右手吹竽。左手擊節。必不諧矣。

呂覽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饑。陳思王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思裋衣足也。

千里之路不可別以準繩。萬家之邦不可不明曲直。

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人不勝驥矣。若夫居於車上。驥不勝人矣。夫人主亦有車。無去

其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秋早寒則冬必煖春雨多則夏必旱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乎

天道圜而地道方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故曰地道方

夫以衆勇無所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所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以畏乎離婁矣以衆智無以畏乎堯舜矣此君人者之大寶也

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譬之若水火能善用之則爲福不能善用則爲禍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也

夫吞舟之魚不游清流鴻鵠高飛不就茂林何則其志極遠牛刀割雞矛戟採葵甚非謂也

昔有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可救近火也

夫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廉貞生危則爭鄙起矣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難以之垂文可不愼歟

古來文士異世爭驅。而慮動難固。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雋也。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可擬於昆蟲。施之尊極。案太平御覽作德。不其嗤乎。

夫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竝求福而得禍。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

夫辟狸之不可使搏雞。觲牛之不可使捕鼠。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幷方外。責之以細事。是猶用鈇斤翦毛髮也。夫據幹窺井。雖通視不能見其情。借明於鏡以照之。則分寸可察也。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處也。猿狖失木。擒於狐狸。非其所也。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楗。制九重之城。豈其才之足任哉。所居得其要也。

子曰。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也。

翟人以豐狐元豹之皮。獻晉文公。公歎曰。皮美以自辠。人有積醉寐亡裘者。宋君曰。醉足亡裘乎。答曰。棄醉亡天下。而況裘乎。

有人謂中行文子曰。此嗇夫也。公何不就其舍。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嘗好珮。此人遺余玉玦。非愛吾以禮者也。

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

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剝牛皮鞮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在廟堂。爲狐計。不若走於平澤。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趣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逢也。

江出岷山。河出崑崙。經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幡冢。分流同注於東海。出則異。所歸者同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則使人端。釣則使人恭。事使然也。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善爲民者樹德。不善爲民者樹怨。然政不必然也。專用聰明。事必不成。專用晦昧。事必有悖。一明一晦。得之矣。

殷亡焚衆器皆盡。唯琬琰不焚。君子則唯仁義存而已矣。

夫一妻擅夫。衆妾皆亂。一臣專君。羣臣皆弊。其可忽哉。人莫能左畫方。右畫圓。（案此下疑有缺文。）以骨去螳螳愈多。以魚敺蠅蠅愈至。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中也。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致遠。士民不親。則湯武不能必勝。夜光之璧。黃彝之尊。始乃中山之璞。溪林之榦。及良工琢磨。則登廟廊之上矣。加脂粉則宿瘤進。蒙不潔

則西施屏人之學也亦如此。豈可不學邪。世莫學馭龍而學馭馬。莫學治鬼而學治人。先其急脩也。若使南海無采珠之民。崑山無破玉之工。則明珠不御於椒室。美玉不佩乎褘裳也。

鋸齒不能咀噣。箕口不能別味。棷耳不能理音樂。屬鼻不能達芬芳。晝月不能槫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步。跨孺子之竹馬。不免於勞腳。剝玉蚌以盛案。無解於虛腹。圖敖倉以救饑。仰天漢以解渴。指水不能赴其渴。望冶不能止其寒。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益。塗車不能代勞。木馬不能馳逐。皆所忽也。案此句疑有誤。亦猶草木有龍膽狗脊虎掌麋牙。而非四獸也。雨以時降則謂之甘。及其失節則謂之苦。秦氏畫縣衡石。王莽夜御燈火。庶事彌以亂矣。

菁茅薪草也。書尊其貴。王雎野鳥也。詩重其辭。羊鴈賤畜也。禮見其質。聚棘鄙木也。易以定刑。所謂常善救物。故無棄財。而況人身。取人誠如是也。案自羊雁至是也。原本誤於捷。對篇複見。又缺菁茅四句。詳考文義。宜屬此篇。謹校正。

阿膠五尺。不能止黃河之濁。弊箄徑尺。不足救鹽池之滷。

殷洪遠云。周旦腹中有三斗爛腸。案原本云作念旦作恒腹下無中字。謹據曾慥類說校改。桓元子在荊州。恥以威刑爲政。與令史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余比庶幾焉。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書稱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君子之用心也。恆須以濟物爲本。加之以立功。重之以脩德。豈不美乎。

楚人畏荀卿之出境。漢氏追匡衡之入界。是知儒道實有可尊。故皇甫嵩手握百萬之衆而不反。豈非儒

者之貴乎。

摯虞論邕元表賦。日通精以整思元博而贍。元表擬之而不及。余以爲仲治此說爲然也。

蔡邕言忠臣不用。用臣不忠。善言不入。入言不善。罪人無刑。刑人無罪。傅元言寵臣大柄。其君則病。寵臣過隆。其君則蹙。王良造父不能同車而馭。伯喈叔夜不可竝琴而彈。是知人君不可分權也。人君當以江海爲腹。林藪爲心。使天下民不能測也。徒有其聲而無其實。若魚目之珠入市而損價。斲冰爲璧。見日而銷也。

王懷祖之在會稽居喪。每聞角聲卽灑掃。爲逸少之弔也。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爲揚州。稱逸少罪。逸少於墓所自誓不復仕焉。余以爲懷祖爲得。逸少爲失也。懷祖地不賤乎逸少。頗有儒術。逸少直虛勝耳。才既不足以爲高物。而長其狠傲。隱不違親。貞不絕俗。生不能養。死方肥遯。能書何足道也。若然。魏勰之善畫。綏明之善棋。皆可凌物者也。懷祖構怨宜哉。主父偃之心。蘇季子之帛。自於懷祖見之。

堯問舜紫舌之民。不可與語。若何。舜曰。君若遠鑑必知通塞。紫舌之民何難合同。余以爲善對。故管仲曰放老馬得迷道。隨螘壤得水穴也。

韓昭侯使吏行縣之南門外。有黃犢食苗。昭侯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田。乃得南門黃犢。人以爲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昔燕昭重樂毅。而惠王疑其能。魏武誅文舉。而曹丕收其集。劉向、劉歆立言相反。郗

愔、郗超所奉各異。而況九族乎。百姓乎。處於堂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也。見瓶中之凐。而知天下之寒暑也。鼓不預於五音。而爲五音之主。水不預於五味。而爲五味之和。將軍不預於五官。而爲五官之督也。蘭生空谷不爲莫用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蓋。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服。有是哉。

公沙穆曰。居家之方。唯儉與約。立身之道。唯謙與學。

世人有忿者題其門爲鳳字。彼不覺大以爲欣。而意在凡鳥也。有寄檳榔與家人者。題爲合子。蓋人一口也。人有罵奴而命名風者。凡蟲也。如此皆爲聽察焉。案自阿摻五尺至爲聽察焉十一段。原本誤入捷對目。詳考文義。皆應屬此篇。恭校正。

夫目察秋毫。不見華嶽。耳聽宮徵、不聞雷霆。君子用心必須普也。故麋鹿成羣。虎豹所避。衆鳥成列。鷹隼不游。若臨事方就則不舉矣。渴而穿井。臨難鑄兵。竝無益也。非直是矣。復須適時用矣。魯人有身善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而履。越人跣行。夫縞而冠。越人被髮。蓋無益矣。

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

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明師授人書。不能使人案人下疑脫一字。搜尋仞之隴。求干天之木。望牛跡之水。求吞舟之魚。未可得也。

曾子曰患身之不善不患人之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求之善珠在淵民知而取之至道在學而入不知就之惑夫吾假延咎漏常慮奄忽幼好狂簡頗有勤成諸生孰能傳吾書者使黃巾綠林不能攘奪炎上潤下時爲保持則關西夫子此名方丘東里先生夢中相報

曹植曰漢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闕於微細光武知於禮德高祖又鮮君子之風溺儒冠不可言敬辟陽淫僻與衆共之詩書禮樂帝堯之所以爲治也而高帝輕之濟濟多士文王之所以獲寧也高帝蔑之不用聽戚姬之邪媚致呂氏之暴戾果令兇婦肆酖酷之心凡此諸事豈非寡計淺慮斯不免於閭閻之人當世之匹夫也世祖多識仁智奮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破二公於昆陽斬阜賜於漢津當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若克東齊難勝之寇降赤眉不計之虜彭寵以望異內隕龐萌以叛主取誅隗囂以背信軀斃公孫以離心授首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於時戰克之將籌畫之臣承詔奉令者獲寵違命犯旨者顛危故曰建武之行師也計出於主心勝決於廟堂故竇融因聲而景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諸葛亮曰曹子建論光武將則難比於韓周謀臣則不敵良平時人談者亦以爲然吾以此言誠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誣一代之俊異何哉追觀光武二十八將下及馬援之徒忠貞智勇無所不有篤而論之非減曩時所以張陳特顯於前者乃自高帝動多闊疎故良平得廣於忠信彭勃得橫行於外語有曲突徙薪爲彼人亡案漢書作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此言雖小有似二祖之時也光

武神略計較生於天心。故帷幄無他所思。六奇無他所出。於是以謀合議同。共成王業而已。光武稱鄧禹曰。孔子有回。而門人益親。歎吳漢曰。將軍差彊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與諸臣計事。常令馬援後言以爲援。策每與諧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審也。光武上將非減於韓周。謀臣非劣於良平。原其光武策慮深遠。有杜漸曲突之明。高帝能疎。故張陳韓周有焦爛之功耳。黃瓊言光武創基於冰泮之中。用兵於枳棘之地。有奇功也。或曰。光武之時。敵寧有若項羽者。余應之曰。昔馬援見公孫述。自修飾作邊幅。知無大志。推羽之行。皆較然可見。而胡有疑也。仲長公理言世祖文史爲勝。晉簡文、言光武雄豪之類。最爲規檢之風。世誠以爲子建言。其始孔明揚其波。公理導其源。簡文宏其說。則通人之談。世祖爲極優矣。

一兔走街。萬夫爭之。由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者不顧。非不欲兔。分已定矣。雖鄙人不爭。故治國存乎定分而已。河上公序。言周道既衰。老子疾時王之不爲政。故著道德經二篇。四入流沙。至魏晉之閒。詢諸大方。復失老子之旨。乃以無爲爲宗。背禮違教。傷風敗俗。至今相傳猶未祛其惑。皇甫士安云。世人見其書云。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故好事者遂假託老子。以談神仙。老子雖存道德尚清虛。然博貫古今。垂文述而之篇。及禮傳所載孔子慕焉是也。而今入學者。乃欲棄禮學。絕仁義。云獨任清虛。可以致治。其違老子親行之言。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修天爵以取人爵。獲人爵而棄天

爵末俗之風也古人之風夫子所以昌言末俗之風孟子所以扼腕然而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穀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至如彖繫風雅名墨農刑虎炳豹鬱彬彬君子卜談四始李言七略源流已詳今亦置而弗辨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案原本作悄切謹據太平御覽校改故知爲文之難也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遣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徧觀文士略盡知之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尚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首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彊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射魚指天事徒勤而靡獲適郢首燕馬雖良而不到夫挹酌道德憲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也是故言顧行行顧言原憲云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行謂之病末俗學徒頗或異此或假茲以爲伎

術。或狎之以爲戲笑。若謂爲伎術者聳軒眩人。皆伎術也。若以爲戲笑者少府鬬獲。皆戲笑也。未聞彊學自立。和樂愼禮若此者也。口談忠孝、色方在於過鴻。形服儒衣。心不則於德義。既彌乖於本行。實有長於澆風。一失其源。則其流已遠。與其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畏君王。不累長上。不聞有司者。何其相反之甚。

王仲任言。夫說一經者爲儒生。博古今者爲通人。上書奏事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篇章爲鴻儒。若劉向揚雄之列。是也。蓋儒生轉通人。通人爲文人。女人轉鴻儒也。案此條原本止有金樓子三字。無篇名。考文義與前段相類。謹附於此。

子思云。堯身長十尺。眉乃八采。舜身長六尺。面頷無毛。禹湯文武及周公。或勤思勞體。或折臂望陽。或禿骭背僂。聖賢在德。豈在貌乎。案此卷原本載金樓子三段。一出立言篇。一出興王篇。此段不標篇名。或蒙上立言之目。謹附於此。

按周禮筮人掌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連山伏羲也。歸藏黃帝也。予曰。按禮記曰。我欲觀殷道。得坤乾焉。今歸藏。先坤後乾。則知是殷明矣。推歸藏既是殷制。連山理是夏書。銘頌所稱興公而已。案此句疑有誤。夫披文相質。博約溫潤。吾聞斯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鉤深。猶稱碑賦如一。

楊泉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是何言與。楚蘭陵荀況。有蠶賦。近不見之。有文不如無述也。

黃金滿笥、不以投龜。明珠徑寸、豈勞彈雀。案自案周禮以下四條。原本俱無。太平御覽引金樓子有之。無篇名。考文義皆應屬此篇。謹附於此。

金樓子卷第五

著書篇十案昭德讀書志金樓子目錄有著書篇永樂大典金樓子寫書篇後有自連山三秩至已上六百七十七卷云云今案其文蓋係著書篇正文脫其篇目因誤與寫書合爲一篇今分爲著書篇大典又別載金樓子著書篇五條其二條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子傳序惟舊志相出入而首尾殘闕文亦互異知原書具載序論非僅目錄今編考諸書凡可補者悉附於後庶存其大略云

連山三秩三十卷金樓年在弱冠著此書至於立年其功始就躬親筆削極有其勞

金樓祕訣一秩二十二卷金樓纂即連雜事無奇也

周易義疏三秩三十卷金樓奉述制義私小小措意也○案梁書本紀義作講三十卷作十卷

禮雜私記五秩五十卷十七卷未成

右四件一百三十二卷甲部

注前漢書十二秩一百一十五卷

孝德傳三秩三十卷金樓合衆家孝子傳成此

忠臣傳三秩三十卷金樓自爲序○案隋書經籍志有顯忠傳三卷梁元帝撰

丹陽尹傳一秩十卷金樓爲尹京時自撰

仙異傳一秩三卷金樓年小時自撰其書多不經。

黃妳案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即見本書雜記篇原本黃訛王謹校正。自序一秩三卷金樓小時自撰此書不經。

全德志一秩一卷金樓自撰。

懷舊志一秩一卷金樓撰。

研神記一秩一卷金樓自爲序付劉毅纂次。

晉仙傳一秩五卷金樓使顏協撰○案梁書顏協傳協所撰晉仙傳五篇。

繁華傳一秩三卷金樓使劉緩撰。

右一十一件二百一十一卷乙部案右件僅二百二卷。

孝子義疏一秩十卷奉述制旨并自小小措意○案梁書本紀武帝有老子講疏元帝有老子講疏四卷今自注云奉述制旨則孝字即老字之訛義字即講字之訛但卷數不同未敢輒改附識於此。

玉韜一秩十卷金樓出牧渚宮時撰。

貢職圖一秩一卷

語對三秩三十卷

同姓同名錄案梁書本紀作古今同姓名錄一秩一卷金樓撰。

式苑一秩三卷金樓自撰。○案梁書本紀有式贊三卷。苑字疑訛。
荆南志一秩二卷金樓自撰。
江州記一秩三卷
奇字二秩二十卷金樓付蕭賁撰。
長州苑記一秩三卷金樓與劉之遴等撰。
玉子訣一秩三卷金樓付劉緩撰。
寶帳仙方一秩三卷
食要一秩十卷金樓付虞預撰。
辯林二秩二十卷案隋書經籍志辨林二十卷。注蕭賁撰。
藥方一秩十卷
補闕子一秩十卷金樓爲序。付鮑泉東里撰。
譜一秩十卷金樓付王菀撰。
夢書一秩十卷金樓使丁覘撰。
右一十八件一百六十卷丙部案右件僅一百五十九卷。

安成煬王集一秩四卷案梁書安成康王秀子機襲封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原本訛作煬帝王集係鈔寫訛舛謹校正又隋書經籍志安成煬王集五卷

集三秩三十卷案梁書本紀文集五十卷隋書經籍志作五十二卷又有梁帝小集十卷疑作此書時方三十卷非訛也謹校

碑集十秩百卷付蘭陵蕭賁撰○案隋書經籍志梁元帝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百卷疑至隋時已失其半謹校

詩英一秩十卷付瑯琊王孝紀撰○案隋書經籍志有詩英九卷注謝靈運集注又云梁十卷不著姓名疑即元帝此書謹校

右四件一百四十四卷丁部

內典博要三秩三十卷案梁書本紀作一百卷

已上六百七十七卷

夫安親揚名陳乎三德立身行道備乎六行孝無優劣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兼金天降神女騰霽白攖嘯虎還仁陳弇黃雀之祥禽兼赤石之瑞孟仁之笋出林中華之梓生屋感通之至良可稱

余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車如流水俱踵許掾之門人同連璧咸登樂尹之館

老聃貴弱孔子貴仁陳駢貴齊楊朱貴己而終爲令德案數語係引呂氏春秋應有缺文

春風秋月賞心樂事淨竹節之船驅桂條之馬

洛城之前猶有甄侯之館案原本金樓子著書篇僅存五條其能使甘泉自湧四語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孝德傳序同中年承乏八句與藝文類聚所載梁元帝懷舊志序同則著書篇原載各書序論惜制裂不全謹校補數則於後

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凊。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緇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衞之臣。是知禮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禮寧異。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列女逸民。咸有列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

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吐一言。終知自投鼎鑊。取離刀鋸而曾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何者。百世之後。王化漸頹。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況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剞劂。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

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以剛腸疾惡之心確乎貞一之性不忍見霜露麋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牟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反道之明望夷無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鳴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難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丹陽尹傳序曰傳曰大夫受郡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斯授廣漢和顏接下子高自輔經術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宏晤冬日之愛自二京版蕩五馬南渡固乃上燭天文下應地理爾其地勢可得而言東以赤山爲成皐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華皐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卽丹陽爲京尹雖得人之盛頗愧前賢而眄遇之深多用宰輔皇上受圖負扆寶歷惟新制禮以告成功作樂以彰治定豈直四三皇六五帝孕夏陶周而已哉若夫位以德敍德以位成每念忝莅京河茲焉四載以入安石之門思勤王之政坐眞長之室想清談之風求瘼餘晨頗多暇景今綴采英賢爲丹陽尹傳

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踞

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恆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但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南冠髦俊蔭眞長之弱柳觀茂宏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羣公爲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迴駟原缺一字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逐覩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萄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

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爲職貢圖云爾。案自孝德傳序以下者。俱從藝文類聚增補。

捷對篇十一

夫三端爲貴。舌端在焉。四科取士。言語爲一。雖諜諜利口。致戒嗇夫。便便爲嘲。且聞謔浪。聊復記言。以觀捷對。

晉武帝受禪。探得一字。朝士失色。裴楷對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

宋文帝嘗與羣臣汎天淵池。帝垂綸而釣。回旋良久。竟不得魚。王景文乃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此竝風流閒勝。實爲美矣。

盧志問陸士衡。陸抗、陸遜是卿何物。答曰。如卿於盧珽、盧毓相似。

陳大武該。問鍾毓曰。皐陶何如人。對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

崔正熊詣郡。郡將姓陳。問正熊曰。君去崔杼幾世。答曰。正熊之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恆也。

安成公何勗。與殷元喜共食。元喜、卽淳之子也。勗曰。益殷蓴羹。元喜徐舉頭曰。何無忌諱。勗、乃無忌子。

劉惔勸謝淪酒曰。謝莊兒不得道。不能飲。對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惔乃沔之子。諸如此類。雖以至諱爲嘲。而答者爲優。

魏文帝受禪。郭淮晚到。帝曰。防風後至。便行大戮。對曰。五帝教民以德。夏后始用刑書。臣在唐虞之世。知免防風之戮。

宋武帝登霸陵。乃眺西京。使傅亮等各詠古詩名句。亮誦王仲宣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楊子州案藝文類聚作楊氏子。太平御覽引作梅周諛。年七歲甚聰慧。孔永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永指示兒曰。此眞君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如此之流。竝皆文雅可觀。不關得喪也。

劉道眞常與一人共素拌草中食。見一嫗將二兒過。竝青衣。調之曰。青羊將二羔。嫗答曰。兩猪共一槽。

祖士言。與鍾雅相調。祖語鍾曰。汝潁川之士。利如錐。鍾答曰。卿燕代之人。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汝利錐。鍾曰。吾有神錐。祖曰。既有神錐。亦有神槌。案太平御覽載此段文小異。附錄備考。祖納謂梅陶及鍾雅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鈍椎撞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竝稱有神錐不可得摧。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椎。陶雅無以對。

費禕使吳。孫權饗之。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爲輟食。禕嘲之曰。鳳凰來朝。麒麟吐哺。鈍驢無知。伏食如故。諸葛瑾輟食反嘲之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諸如此例。合曰

俳調。過爲疏鄙也。不足多稱。

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設齋。使戎鋪舒法坐。戎處分曰。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江夏曰。開牀小狹。戎復唱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文帝與戎對曰。金溝清泄。銅池漾洩。極佳光景。當得劇棋。此其滑稽之雄。未足以稱辨也。

吳遣張溫聘蜀。百官皆餞焉。秦宓未往。諸葛亮累催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者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僮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何方。宓曰詩云乃睠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然也。答曰今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既學而又辨。此其優也。

吳紀陟使魏。廷問曰。吳成幾何曰。西陵以至京都五千七百里。道里甚遠。難以堅守。答曰。譬如八尺之身。其護風寒不過數處。裴松之謂不如金城萬雉。防之者四門而已。

習鑿齒詣釋道安。值持鉢趨堂。鑿齒乃翔往。衆僧之齋也。衆皆捨鉢斂衽。唯道安食不輟。不之禮也。習甚恚之。乃厲聲曰。四海習鑿齒。故故來看爾。道安應曰。彌天釋道安。無暇得相看。習愈忿曰。頭有鉢上色。鉢無頭上毛。道安曰。面有匙上色。匙無面上坳。習面坳也。習又曰。大鵬從南來。衆鳥皆戢翼。何物凍老鴟。脯脯低頭食。道安曰。微風入幽谷。安能動大材。猛虎當道食。不覺蚤虻來。於是習無以對。案太平御覽載此事曰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

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

志怪篇十二

夫耳目之外無有怪者。余以爲不然也。水至寒而有温泉之熱。火至熱而有蕭丘之寒。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之水。淳于能剖顱以理腦。元化能刳腹以浣胃。養由拂蜻蛉之左翅。燕丹使衆雞之夜鳴。皆其例矣。謂夏必長而薺麥枯焉。謂冬必死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蛇長存焉。若謂受氣者皆有一定。則雉有化蜃雀之爲蛤。壤蟲伏翼。川鼈奮蜚。鼠化爲駕。草死爲螢。人化爲虎。蛇化爲龍。其不然乎。及其乾鵲知來。猩猩識往。太皞師蜘蛛而結罟。金天據九扈以爲政。軒轅候鳳鳴而調律。唐堯觀蓂莢以候時。此又未必劣於人也。逍遙國葱變而爲韭。壯武縣桑化而爲柏。汝南之竹變而爲蛇。茵郁之藤花而爲鮲。盧躭爲治中。化爲雙白鵠。王喬爲鄴令。變作兩鳧鳧。諒以多矣。故作志怪篇。

秦青謂友人曰。韓娥東之齊。至雍門鬻歌。既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遇逆旅人辱之。娥因舉聲哀哭。一哭老少悲愁。三日不食。娥復舉聲長歌。一里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之。雍門人至今善歌。（案別卷載金樓子一條。其事同。其文互異。又不著篇名。附錄於此。以備考。）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旨。於一日遂辭歸。秦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抃舞。弗

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善哭。效娥之遺聲。

有人以優師獻周穆王。甚巧。能作木人。趨走俯仰如人。頷其頤則可語。捧其手則可舞。王與盛姬共觀。木人瞚其目。招王左右侍者。王大怒。欲誅優師。優師大怖。乃剖木以示王。皆附會革木所爲。五臟完具。王大悅。乃廢其肝。則目不能瞚。廢其心。則口不能語。廢其脾。則手不能運。王厚賜之。

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能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郭。穆王爲起中天之臺。鄭衛奏承雲之樂。月月獻玉衣。日日薦玉食。幻人猶不肯舍。乃攜王至幻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鼻口所納。皆非人間物也。由是王心厭宮室。幻人易之耳。王大悅。肆志遠遊。

短人在康居國北。男女皆長三尺。

夫餘國有美珠。大如酸棗。

海中得一布褐長三丈。

天下之大物。有北月之蟹。舉其螯。能加山焉。有東海之魚焉。有海燕焉。一日逢魚頭。七日遇魚尾。魚產三百里。海水如血。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瘡卽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而吐絲。外國人復不信有蠶。

東南有桃都（案別卷此作郁）山。山有大桃樹。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桃。天雞即鳴。天下之雞咸之而鳴。樹下有兩鬼。對樹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旦作兩桃人。以索中置雄雞。法乎此也。

玉之精爲白虎。金之精爲車渠。楓脂千歲爲琥珀。銅之精爲奴。錫之精爲婢。松脂千歲爲茯苓。

大秦國人長十丈。小秦國人長八尺。一足國人長九寸。

女國有橫（案別卷作潢）池水。婦人入浴出則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

神洲之上有不死草。似菰苗。人已死。此草覆之即活。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如烏狀。銜此草墜地以之覆死人。即起坐。始皇遣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東海亶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并一寸蓂。（金菜玉蔬四字諸本同。然莫曉何義。○案此條原本多脫誤。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秦王遣徐福求桑椹於碧海之中。海中止有扶桑樹。長數千丈。樹兩根同生。更相依倚。是名扶桑。仙人食其椹而體作金光。飛騰元宮也。（案原本云求一寸蓂尚云難得豈知碧海中有扶桑樹云云謹據太平御覽校改。）

豫章有石。以水灌之便熱。以鼎置其上灼食則熟。張茂先博物君子也。雷孔章亦一時之學士也。入洛齎此石以示張。張曰。所謂燃石也。余從兄勸爲廣州。嘗致數片煮食。猶須燒之。

余丙申歲婚。初婚之日風景韶和。未乃覺異。妻至門而疾風大起。折木發屋。無何而飛雪亂下。帷幔皆白。翻灑屋內莫不縞素。乃至垂覆闌瓦。有時飛墜。此亦怪事也。至七日之時。天景恬和。無何雲翳。俄而洪濤

波流井溷俱溢昏曉不分從叔廣州昌住在西州南門新婦將還西州車至廣州門而廣州殞逝又怪事也喪還之日復大雨霆車軸折壞不復得前爾日天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時粉碎於時莫不戰慄此又尤爲怪也

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亟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數丈之閒如此之異或世見或世不見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狀如人其長四寸衣黃冠乘小馬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北澤之精生於蟲者一頭兩身狀若蛇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並涸水之精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見人長一尺形具焉（案管子作人物具焉）右袪衣而走馬前左右皆不見桓公曰吾事之不濟也豈有人若此乎管仲曰臣聞山神有俞兒（案管子作登山之神有俞兒者）狀長一尺而人形見此霸王之君興則山神見也走馬前導之也袪衣前有水也右袪衣從右方可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公乃從右方而涉既濟水公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聖人也管仲曰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臣非聖人也善承教爾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而已聞於國桓公怒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有蓺席（案呂氏春秋作有執蹠痛而上視者）必是人也少頃東郭邛（案呂氏春秋作牙）至桓公問曰子言伐莒也曰然公曰何以知之曰臣視二君之

在臺上也口開而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又當莒也君有甲兵之色臣是以知之也
山中有寅日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案抱朴子有君字）者狼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知其物（案抱朴子有名字）則不能爲害矣
山精如小兒而獨足足（案抱朴子作走）向後喜犯人名蛟呼之卽止一名熱（案抱朴子有內字）六（案抱朴子作亦）可兼呼之夜在山中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中夜見火光者亦久枯木也
外國方士能咒能臨淵禹步龍浮出有物長數十丈方士咒之卽縮長數寸掇取著壺中輒有四五以水養之餘國少雨患者輒齎此龍往賣之一龍直金十斤取一頭置水中卽興雲雨
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淵島嘗有商人依其採薪及作食龜被灼熱便還海於是死者數十人
海鴨大如鵝（案太平御覽作如常鴨）斑白文亦名文（案太平御覽作交）鳥
水鵠大而無尾和鳴如鵠聲在水底
鯨鯢一名海鰌穴居海底鯨入穴則水溢爲潮來鯨出穴則水入爲潮退鯨鯢旣出入有節故潮水有期
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芋食之可更調和五味下橘皮葱豉名山之下生葱韭者是古人食石種也故語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加一名金鹽地榆一名玉豉唯此二物可以煮石

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扶南國。今衆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節是沈香。花是雞舌。葉是藿香。膠古薰陸。

地肺。荊州濟江西岸安船處也。洪潦常浮不沒。故云地肺也。其中有人焉。居南定縣。足骨無節解。身有毛。臥時更相扶。然後能起。

晉寧縣境內出大鼠。狀如牛。土人謂之鼷鼠。天時將災。則從山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盡耗五稼。

利水內有木材。元嘉中大水。有千餘段木流出。斧跡未滅。俗曰漢將攻越築城伐木。於利水未運之前一夜忽失數千段。咸爲鬼所匿。今所流木。昔鬼匿之者。

滎陽郡山中有巨龜。長八九尺。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躡一龜。有時踰山越水。咸觀異之。

晉時營道令何潛之。於縣界得一鳥。大如白鷺。膝上自然有銅環貫之。

有清鹽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疎似石。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種之。去勿回視。卽生此鹽。

太極山有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

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東平思王冢在東平。民相傳言思王歸國後。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是時思王皆生埋所寵

幸者其號呼之聲後數十年猶有聞者

脩羊公。止於華陰山。以道于漢景帝。案別卷作武帝。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何能。發語未訖。於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脅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靈臺上。

合浦案原本作蒲。今依別卷校改。有康頭山。山上有一頭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長丈許。

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寶物之祕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

凡有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南。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

凡藏諸寶忘不知處者。以銅盤盛井花水。赴所擬地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入名山。牽白犬。抱白雞。山神大喜。芝草及寶玉等自出。案太平御覽引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墟之中。樹木爲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折枯所向寶有其方。凡有金寶常變作積蛇見。此輩便脫隻履若衣以擲之。溺之即得。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據此則凡有樹木之變以下三段。皆地鏡經之文。因其文互異。謹錄以備考。

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吳時人獻以爲瑞。

青龍元年五月庚辰。芝產於長平之習陽。六月甲子。許昌典農中郎將充奉以其事聞。色丹紫。質光耀。高尺八寸。散爲三十六莖。枝榦似珊瑚之形。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

魏明帝時。京兆人食噉兼十許人。遂大肥不能搖動。其父曾作方長史官。徙送彼縣。令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爲之儉。

東海有牛魚、形如牛。剝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水去則毛弭。

奇肱國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至於亶州。傷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西風至。復使給車遣歸。

無腹國人長而無腹。

甘水之閒有義和國。有女子方浴於甘淵。

白鹽山山峯洞澈有如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和之以供國廚。名爲君王鹽。亦名玉華（案曾慥類說作玉傘。）鹽。

大月氏國。善爲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藥碧鬚。九春之時。萬頃競發。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爲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

巴陵僧房中木愈翦疾生。終南山有木伐之。瘡隨合。

浣紗女死。三蛟至葬所。竇武母窆。蛇擊柩前。羅含之雞能言。西周之犬解語。合浦桐葉飛至洛陽。始興鼓木奔至臨武。樂安胡氏（案別卷引作沛。）枯骨吟嘯。遶水浮棺。有人言語。鬼來求助。張林使鬼而致富。神女爲董永

織縑而免災懷德郡石解語臨川閒山能嘯泗水卻流蓋泉赴節蟲食葉成字鵠口畫作書狐屈指而作簿書狸羣叫而講經傳龍頭戴銀釵猪胛帶金鈴成皐之魚號慨華陰之狗涕零武昌郡閤杖有蓮華長安城門斧柯生葉黃巾將走草作鳥獸之形董卓欲誅葉爲人馬之狀有莘氏女採兒於空桑之中水濱浣嫗得子於流竹之裏陸機引軍而牙折桓元出遊而蓋飄隕石於宋都雨玉於薄邑取董奉之杏去卽值虎持歸姜之橘還輒遇蛇益陽金人以杖築地而成井遯水竹王以劍擊石而出水夫差之女死以玉壺送葬韓重之女亡以金罌贈別石言於晉國石立於泰山神降於莘蛇鬬於鄭子文受於菟之乳魏顆獲結草之功龍戰於夏庭樹生於殷廟會稽城門之鼓擊之聲聞洛陽遂得號爲雷門是何怪與妖祥之事可殫言乎

金樓子卷第六

雜記篇十三上案此篇目錄本分上下原本割裂有載上下篇名者今仍分屬其但標雜記篇者則附於上篇之後下篇之前又此篇雜引子史疑皆有斷語原本割裂失去故或有或無今悉仍其舊謹識於此

成湯誅獨木管仲誅史符呂望誅任卼魏操誅文舉孫策誅高岱黃祖誅禰衡晉相誅嵇康漢宣誅楊惲此豈關大盜者深防政術腹誹心謗不可全也

龜所以有殼者何也欲以自衛也而人求而鑽灼之何也爲殼也翠所以可愛者爲有羽也而人殺之何也爲毛也私家有器甲欲以防盜也而王法治之閭閻間有利口之人者欲自進也而縣官裁之可不戒哉

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黃妳此蓋見其美神養性如妳媼也夫兩葉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奮以其專志也專志既過不覺睡也

趙簡子沈纂激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爲吾致之吾嘗好宮室爲吾致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爲吾致之吾好賢士而纂激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黜吾善也夫簡子者能善督責於臣矣

有人以人物就問司馬徽者徽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之曰人以君善士故質疑問於君君宜

論辯。使各得其所。而一者言佳。二者言佳。豈人所咨問君之意耶。徽曰。汝此言亦復佳。此所以避時也。

劉穆之居京下。家貧。其妻江嗣女。穆之好往妻兄家乞食。每爲妻兄弟所辱。穆之不爲恥。一日往妻家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本以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物。後穆之來爲宋武佐命。及爲丹陽尹。乃召妻兄弟設盛饌。勸酒令醉。言語致歡。座席將畢。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曰。此日以爲口實。客因此而退。

顏師伯要倖貴臣莫二。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世祖常與師伯搏蒱籌將決。世祖先擲得雉。喜謂必勝。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擲遽斂手佯曰。幾作盧爾。是日師伯一輸百金。

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有庾敏者。能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託爲他許。令占之。庾曰。此板相乃甚貴。然後使人多譽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板。他日淵侍帝。自稱下官。太宗多忌。甚不悅。（疑有脫文。）而手板往往入相。余以爲信然。

南陽劉類。好察民閒。聞狗逐豬子聲。謂吏殺豬便曳。五官掾孫弼。時在職有三不肯遷之也。吏題其門曰。劉府君三不肯。此戒褊急也。余豈可不三復斯言哉。

荊楚閒有人名我者。此人向父恆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

衞人有夫妻祝神者。使得布百匹。其夫曰。何少耶。妻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韓子曰。燕人李季。其妻私通。還見私通者在內。令解髮出門。季曰。是何人。妻曰無之。季曰吾見鬼也。妻曰宜取五姓。（案韓非子作牲。）尿浴。季乃詐之曰。此蘭湯也。（案以上十二條。原本有雜記上篇標目。今彙於前。其無標目者。若干條。則附於上篇之後。下篇之前。）夫結繩之約。不可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不可解聊城之圍。且熊經鳥伸。非謂傷寒之治。呼吸吐納。又非續骨之膏。故知濟世各有其方也。

晉樂見殺。士會奔秦。子糾見誅。管夷吾方霸。時乎時乎。事不同也。

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應聲也。形動則影動。聲出則響應。此分數乃有所繫。非身口之進退也。

蓋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壯。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逆千里之任。

夫矢人。豈不仁於函人。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伎術不同也。射使人端。鈞使人恭。登高而望。臨深而闚。事使然也。出林不得直道。行險不得履繩。鬻棺者欲民之死。蓄穀者欲歲之饑。船漏水入。壺漏內虛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雖同而心異也。

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與戰。攬尾。得之。內於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復懷石盤。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也。乃欲殺夫子。問上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筆端。中士殺人如之何。曰用語言。下士殺人如之何。曰用石盤。子路乃棄盤而去。

昔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豈非達乎。

夏侯章爲孟嘗君所禮。駕駟馬。有百人之食。而章見人必毀孟嘗君。人有問其故。答曰。臣無功於孟嘗君。不爾。則無見君之長也。余以爲不然。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適。而飢於道。狐丘之盜父見之。下壺飧以予之。問子誰也。曰我狐丘之盜父也。曰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也。

太史公書。有時而謬。鄭世家云。子產鄭成公子。而實子國之子也。尚書顧命。衞實侯爵。衞世家則言伯爵。斯又乖也。尚書云啓金縢。是周公東征之時。史記是姬旦薨後。又紕繆焉。其餘瑣碎亦不爲少。

諸葛孔明嘗戰於鳳山。

諸葛孔明到益州。嘗戰於石室。

諸葛孔明嘗戰於萬騎溪。

諸葛孔明戰於石井。

曹植曰。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將來采史官之實錄。時俗之得失。爲一家之言。藏之名山。此外徒虛言耳。

昔洛下有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其夫。謂夫未嘗見此穴。夫自送觀此穴。婦遂推夫下穴。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良久乃蘇。得飯食。徊徨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從就。覺所踐如塵而

聞粳米香。嗽之芬美。下脫一段見注。又齎以去。食所齎將盡。便入都。郛郭脩整。宮觀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銀爲飾。雖無日月。踰三光。人皆長三丈。被羽衣。奏歌樂。長人語令前去。凡過如此者九。有人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隨穴而行。出交州。後歸洛。問張華。示之二物。華云。如塵者是黃河下龍涎泥。是昆山泥也。因訴華云。爲妻所苦。華乃取其妻而煑之。案幽冥錄云。洛下有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曾見此穴。夫自送視之。至穴。婦推夫墜穴至底。婦擲飯物如欲祭之。此人當時顛墜。恍惚良久。乃蘇。得飯食之氣。力稍強。惆悵覓路。乃得一穴。匍匐從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小寬。亦有微明。遂得寬平廣遠之地。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粳米香。咱之芬美過之。于以充飢。即裹以爲糧。緣穴而行。食此物既盡。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齎以去。所歷幽遠。里數難測。就明廣而食所齎盡。便入一都。郛郭脩整。宮館壯麗。臺榭房宇。悉以金玩爲飾。雖無日月。明處。最後所至。苦告飢餒。長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樹。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亦取之。後捋令咱食。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人便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所得二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龍涎。似泥是昆山下泥。九處地仙名羊爲凝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止飢而已。與此條當爲一事。而其文互異。謹附錄以備考。

馬耽以才學知名。譙縱文表皆耽所製。會則賦詩。亦多箴諫。蜀士聞王師當至。耽方檢封儲藏。爲國防守。朱齡石具以聞。耽性軒傲。故猶徙邊。自發之後。諸譖日至。耽越嶲界。謂所親曰。朱侯不因我下而見遣。來此必惑於衆口。恐卒不免也。居無幾。而聞蜀信當至。遙判知盡。沐浴席地安臥。作詩畢。嘆曰。所恨生於亂世矣。我雖不引藥。比於瞑目。信有事便隨宜見殺。勿嘆我狂也。言訖泯然。若已絕矣。蜀使既至。一遵其言。戮尸迄無所知。此謂能耽介也。案晉書譙縱傳。朱齡石。徙馬耽于越巂。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

遂戮尸焉。史謂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此謂朱齡石具以聞。與史不同。一也。史謂師至此。謂蜀使既至。與史不同。二也。史謂引繩而死。此謂言訖泯然。若已絕。與史不同。三也。又考宋書朱齡石傳。譙縱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則封府庫以待宋師者志也。并無徙越寫事。晉書則謂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此亦謂耽方檢封儲藏爲國防守。各書不同。又如此。

何承天於太祖座戲庾登之曰。夫因禍爲福。未必皆智也。庾答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爲謝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庾公以此嘲之。承天失色。又與林公道人同太祖坐。常令二人棊。林公指三棊謂承天曰。惟當承流。直戮此三豎。詠此言至於再三。承天汗浹背。恍惚蒼茫。遂致失局。

孟昶立功。專由妻也。昶謂妻曰。劉邁毀我於桓元。正應作賊耳。妻曰。觀君非謀及婦人。或由須錢財故也。於是下其絳帳。姊妹適人者有帳。幷縫衣服。皆方便借取。密壞爲襆。得三千餘領。及平京城。昶軍容最盛。

巢尚之求官。執事就其求狀。尚之乃狀云。尚之始祖父堯讓天下不受。仍次魯郡。巢尚之。年若干。所由以其無三代。疑於序用。聞之於孝武帝。武帝拊牀賞嘆曰。此必不凡。彌宜用之。

世人相與呼父爲鳳毛。而孝武亦施之祖。便當可得通用。不知此言意何所出。王翼在座。聞孝武此言。逕造謝超宗。向侍御坐。天旨云弟有鳳毛。吾不曾見此物。暫借一看。翼非惟不曉此旨。近不知超宗是謝鳳之兒。超宗感觸既深。狼狽起還內裏避之。翼謂超宗還內檢取鳳毛。坐齋中待望久之。超宗心瞿微歇。兼翼其已悟。於是更出對客。翼又謂之曰。鳳毛止於此一看本不將去。差無損失。那得遂不見借。超宗又走。乃令門人密往喻之。翼然後去。翼卽是於孝武座呼羊肉爲蹲鴟者。乃其人也。超宗字幾卿。中拜率更令。

騶人姓謝。亦名超宗。亦便自稱姓名云超宗。蟲蟻就官。乞睞。幾卿既不容詶此言。騶人謂爲不許。而言之不已。幾卿又走。

劉摠少有豪氣。家產富厚。自奉養伎妾藝貌。當時絕倫。築館穿池。雅有佳趣。飲食珍味。貴游莫及。當世之士皆願與交。摠隨方接對。無不諧款。齊武帝微時。摠未之識。時嘗附人車。載至摠門同乘。與摠善。獨下造焉。言畢而辭退。摠怪而問焉。對曰。與蕭侍郎同車。摠自至車後請焉。既而歡飲如舊相識。齊武甚懷之。

何敬容書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父。小作口。陸倕弄之曰。卿名苟既奇。大父殊不小。敬容不能答。常事衣服。夏月入朝。衣裳不整。乃扶伏牀下。以熨斗熨之。衣既甚輕。背便焦灼。不辯屯毛兩字之異。答人書曰。吾比毛弊。時人以爲笑也。不知晉國及晉朝人。或嘲之曰。獻公殺賈后。重耳殺懷愍。卿憶此。敬容曰。從來所難。此故足稱匪人也。

宋玉戲太宰屢游之談。後人因此流遷反語至相習。至如太宰之言屢游。鮑照之伐鼓。孝綽步武之談。韋粲浮柱之說。是中太甚者不可不避耳。俗士非但文章如此。至言論尤事反語。何僧智者。嘗於任昉坐賦詩。而言其詩不類任云。卿詩可謂高厚。何大怒曰。遂以我爲狗號。任逐後解說。遂不相領。任若復云。經舊一枕。不知是何木。會有委巷之謂任君曰。此枕是標櫧之木。任託不覺悟。此人乃以宣誇於衆。有自得之色。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斯言讜矣。

孔翁歸解元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韻標達。嘗語余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玩垂楊。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也。

王思微性好潔淨。每還侍中省洗浴。必乞御水。水清濁與他井不異。且貴水名耳。

廬陵威王之蓄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齋前悉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深夜撤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動經一紀焉。所以然者。正以桑中之契。犇則難禁。柳園之下。空牀多怨。所以嚴其制而峻其網。家人譬之廷尉門內同於苦廬。雖制控堅嚴。而金玉滿室。土木緹麗不可勝云。及兇寇濟江。而憑陵京邑。王之邸第邇於路左。重門自啓。無復擊柝之聲。春服初成。遂等閎氏之飾。黃金滿匱。前屬九虎。白璧千雙。後輸六郡。向之所閉。今之所開。向之所聚。今之所散。屏去三惑。可不戒乎。

昔潘君之慕虢雨之爲人也。虢雨好學。方夏置金鏤龍盤於側。以洗墨渝焉。潘君慕之。遂無冬夏置金鏤龍盤於側。而不以洗墨渝也。此豈所謂愛其滯質而失其實也。廬濛侯之妍也。行必捻其纓。顏氏學之。動足而捻其纓。爲不妍也。如舊。此又潘君也。

余以九日。從上幸樂遊苑。被敕押伏蒙敕板軍主。新從荊還。人馬器甲。震耀京輦。百姓觀者如堵牆焉。上諸子之中。特垂慈愛。賜賚相接。其日賦詩。蒙賞。其晚道義被稱。左右拭目。朋友改觀。此時天高氣清。炎涼調適。千載一時矣。上謂人曰。余義如荀粲。武如孫策。余經侍副君講。時季秋也。召登含露之閣。同時奉令

者。定襄侯祇。舍人庾肩吾而已。曲蒙恩宴。自夜至朝。奉玉裕之温。入銅龍之省。瞳曨日色。還想安仁之賦。徘徊月影。懸思子建之文。此又一生之至樂也。余後爲江州刺史。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曰。議論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

余作金樓子未竟。從荆州還都時。有言是鍛眞金爲樓子者。來詣余。三爵之後。往往乞借金樓子玩弄之。應大奇巧。此則近可咍也。

宋岱之雞。猶解談說。

昔玉池國有民壻。面大醜。婦國色。鼻鼾壻。壻乃求媚此婦。終不肯回。遂買西域無價名香而熏之。還入其室。婦既齆矣。豈分香臭哉。世有不適物而變通求進。盡皆此類也。

參絲之絞以弦琴。緩張則撓。急張則絕。案以下七條。原本無篇名。附錄於此。

王仲宣。昔在荆州著書數十篇。荆州壞。盡焚其書。今存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案原本僅存末八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桂華無實。玉卮無當。當。底也。今俗猶有匡當之言也。

周赧王卽位。負債而逃之。名爲逃債之宮。今洛陽南宮諸臺是也。

鵩民鈇而藏之。

專諸學炙魚。香聞數里。王僚索魚炙。專諸持一利鋼刀藏著魚腹中。持刀戟者於後鉤專諸。而諸隱刀刺

王僚乳出徹後屏風。僚子羌忌走及犇牛手接飛燕。闔閭患之。石室銅戶藏鬬備之也。

漢張猛、皇甫商、少而相善爲狎。既過乃至相殺。爰及出奔。故君子知愼之貌。必齊莊於事爲善。

丘遲出爲永嘉郡。羣公祖道於東亭。任敬子、沈隱侯、俱至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凡有百餘卷。皆不得而知。今併欲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末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乃發擿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悅服。

雜記篇十三下

殷湯取士於商賈。周武取士於負薪。齊桓取士於車轅。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帛也。

大器不可小用。小士不可大任。

周君出獵。見白鴈爲羣。（下有脫文）周君鼓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魏絳請施舍積粟。自公以下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粟。亦無困人。公無禁利。又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此蓋邃古之法耳。今若開府庫併以濟民。忽值妖賊。便當束手。此劉虞惜放火所以見誅。仲堪賑貧民於茲竄矣。

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野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伐衞。不僇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也。簡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愼乎。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粟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齊宣王。晝臥。案說苑作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迎勞王。王命賜父老田。不租又無徭役。父老皆拜。而閭丘先生獨不拜。王問之。對曰。臣願得壽而富貴也。王曰。夫生殺有時。壽非寡人所得許也。今倉廩以備災荒。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無以貴先生。閭丘曰不然。願大王選良吏以牧之。臣得壽矣。春秋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臣得富矣。大王出令曰。少者敬老。則臣得貴矣。王曰善夫。案善原本訛作蒼。說苑作善。謹校正。

主有三惡。不脩文德而尙武力。不明教化而枉任刑。是一惡也。妃妾以百數。黔首多鰥寡。是二惡也。男不耕耨。女不紡績。杼軸既空。田疇蕪蔬。是三惡也。主有三殆。倍德而好色。親諂諛遠忠直。嬖子衆多。嫡嗣無立。是一殆也。嚴刑峻法。是二殆也。犬馬啖黍民不厭糟糠。是三殆也。案此段誤與上段合爲一文。義實不相屬。首句作有此三惡。謹據下文主有三殆句校改。

田光、鞠武、俱往候荆軻。燕太子以武陽性好彈。太子爲作金丸。

燕田光、鞠武、往候荆軻。軻時飲酒醉臥。光等唾其耳中而去。軻醉覺。問曰。誰唾我耳。婦曰。燕太子師傅向

來。是二人唾之。軻曰。出口入耳。此必大事。

燕田光、鞠武。俱往候荊軻。軻在席擊筑而歌。莫不髮上穿冠。

昔鄧通從理入口相者曰。必餓死。漢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賜以銅山。其後果餓死。

枚乘有云。磨礱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積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也。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之隱。

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談者多誤動形言色。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

諸葛司馬二相。誠一國之宗師。霸王之賢佐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幷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撝敵之意。若此人不死。則雍梁敗矣。方之司馬理大優乎。

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歆、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金谷聚。前絳邑令邵榮陽。中牟潘豹。沛國劉蓬。

不能著詩竝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畢卓常飲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閒取酒飲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與主人飲於甕閒。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執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也。

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語曰。天子在門。覺寤。卽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靜虛己接對。仍留帝宿夜。設粥無鮭。新伏鵝卵。令煮以爲肴。賊平。京都以靜爲奮威將軍。會稽內史。

元嘉中。張永開元武湖。値古冢上有一銅斗。有柄若酒杓。太祖訪之朝士。莫有識者。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以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俄而又啓冢內得一斗。有銘。書稱大司徒甄邯之墓。

余好爲詩賦及著書。宣脩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爾其勗之。余每留心此處。恆舉燭理事。夜分而寢。

余六歲能爲詩。其後著書之中。唯玉韜最善。

昔孔甲過人家。主方產子。占之曰。子必有殃。孔甲曰。以爲余子。誰爲殃之。及長。果見斫木而傷足。

高蒼梧叔。能爲風車。可載三十人。日行數百里。

梁有富人虞氏。財資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博弈其上。樓下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弈者爭采而笑。會

飛鳶墜腐鼠。正中俠客。俠客聞樓上笑。謂虞氏以鼠投己。夜聚攻滅虞氏。

宋丘之鼎以烹雞。多瀋則淡。少瀋則焦。

鄭泉願得五百斛船貯酒。四時甘肥置兩頭。謂人言。死必葬我於陶家之側。百年之後。形化爲土。得爲酒器。豈不美哉。

李元禮冽冽如長松下風。周君颼颼如小松下風。案此條原本不載篇名。詳文義應屬此篇。謹附。

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者非貧也。案此條原本無。見明郭偉所輯百子金丹。亦無篇名。謹附於此

自序篇十四

人間之世。飄忽幾何。如鑿石見火。窺隙觀電。螢覩朝而滅。露見日而消。豈可不自序也。

余六歲解爲詩。奉敕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

昔葛稚川自序曰。讀書萬卷。十五屬文。

余不閑什一。憎人治生。性乃隘急。刑獄決罪。多從厚降。大辟之時。必有不忍之色。多所捶扑。左右之間耳。劉之亨嘗語余曰。君王明斷不凡。此皆大寬小急也。天下萬事汎汎罪犯。余皆寬貰之。必有不遜者多不

蒙宏貸也

魏文帝曰。余於彈棊略盡其妙。能用手巾角拂。有儒生能以低巾角而拂之。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竝皆一時佳手。余經蒙儲皇。賚彈棊具。駁犀子。彭城錦石局。銀鏤香。白檀牀。余遂歸於不解。未曾一中。

余性不耐奏對。案此下疑有脫文。侍姬應有二三百人。竝賜將士。

余不飲酒。而又不憎人飲。每遇醉者輒欣欣然而已。

吾年十三。誦百家譜。雖略上口。遂感心氣疾。當時犇走。及長漸善。頻喪五男。銜悲悅忽。心地荼苦。居則常若尸存。行則不知所適。有時覺神在形外。不復附身。及以大兒爲南征不復。繼奉國諱。隨念灰滅。萬慮盡矣。既感心氣。累問通人心氣之名。當爲何起。多無以對。余以爲莊子云。無疾而呼。其笑若驚。此心氣也。曼倩有言。陰陽爭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華譚曰。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動則面赤。左氏云。周王心疾終。子重心疾卒。曹志亦有心疾。殷師者仲堪之父也。有此病。近張思光居喪之後。感此病。涼國太史令趙敞。造乾度歷三十年。以心疾卒。晉阮裕。謂士狂者豈其余乎。

吾小時夏日夕中。下絳紗蚊綢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恆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茲言是也。案此段又見別卷。作金樓子雜記下篇。無小字日字

蚊緗字．甜作慚．讀下無書字．今詳其文義．宜屬此篇．謹校正．

余將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嘗經至郢州．從兄平西．令吾射金玉琥珀三指鐶．筮遇䷇之䷱履．其辭曰．上既爲天．其體則圓．指鐶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帶乎虎．案後周書作寅爻帶午則爲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種．按卦而談．或輕或重．又有人名．裹襞紙中射之．得䷱鼎卦．余言曰．鼎卦上離爲日．下巽爲木．日下安木．杲字也．此是典籤裴重獻．疏潘杲名．與余射之．他驗皆如此也．

余初至荊州．卜雨．時孟秋之月．陽亢日久．月旦雖雨．俄而便晴．有人云．諺曰．雨月額．千里赤．蓋旱之徵也．案曾慥類說．月額下有月內多雨之細者如纓懸絲十一字．吾乃端筮．拂蓍．遇䷗復．不動．既而言曰．庚子爻爲世．水出生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時．雲卷金翹．日輝合璧．紅塵暗陌．丹霞映口．謂亢陽之勢．未霑膏澤．筮案雲卷以下二十五字原本脫去．又訛爲當雨二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遇䷅坎之䷻比．於是輟蓍而嘆曰．坎者水也．子爻爲世．其在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坎之爲比．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案末七字原本脫去．謹據太平御覽校補．

姚文烈善龜卜．謂余曰．此二十一日將雨．其在虞淵之時．余乃筮之．遇䷎謙之䷽小過．既而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非直無雨．乃應開霽．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口．霧生猶穀．河垂似帶．余乃欣然．案原本俄而下作果晴無星．如玉李十字．謹據太平御覽校補．金字下又缺三字．曾慥類說．載金樓子有云霧生猶穀河垂似帶．又有云星懸玉李雲展金翹．當即此二段中語．謹據此校補二字．改一字．仍缺一字．但雲展金翹御覽

引在上段中。豈慥以意作對語耶。今未敢輒改。附識於此。

吾亂年之時誦呪。受道於法朗道人。誦得淨觀世音呪。藥上王呪。孔雀王呪。中尉何登善能解作外典呪。癰疽禹步之法。余就受之。至十歲時。敕旨賜向道士黃侯曄。建安侯正立。竝是汝年時。汝不學義。余尚幼。未能受。年十二三。侍讀臧嚴。又有此勸。余答月。只誦呪自是佳伎倆。請守此一隅。其年末乃頹然改途。不復說呪也。

石季倫。篤好林藪。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澗中有水碓土窑。

書金樓子後

嗚呼、文字顯晦之故。夫豈偶然也哉。往余之乞二母雙節詩於周太史書倉也。實介邵君二雲。羅君臺山。越二年丁酉。孫君遲舟入都。余又舉以相屬。己亥孟冬、余客吳興。得遲舟書。則太史贈言。久託臺山郵寄。而臺山踪跡。渺不相知。浮沈之感。寤寐縈迴。將裁書以詢二雲。會二雲之族需葵至自長洲。言戊戌重九。二雲北上。遇臺山於吳門。臺山出周太史貽余書軸。長尺有奇。厚幾三寸。授二雲轉寄。需葵曾受其書。由武林寄余。而余未之得也。是夕遂治裝至武林求之。歷五旬又二日。而後得之於望江門外素不相識之人之手。蓋二年以來。輾轉付託。閱十有餘人。題緘之字。已磨滅殆盡。不可辨識。而緘封且半敝矣。啓而讀之。不惟雙節贈言無恙也。太史從永樂大典輯錄金樓子六卷。命致鮑君以文者。亦儼然在焉。齎達以文。相與忻幸久之。夫需葵與余。竝以衣食奔走。前此之不相見者幾及十年。向非邂逅吳興。余卽再介二雲求之太史。贈言尙可復得。而所謂金樓子者。勢必漸就殘佚。歲月愈深。人事遞遷。其烏從而求之。又烏從而得之。說者謂余之乞言。齎心飲涕。先靈殆呵護之。顧余則以爲太史表微闡幽之力。與以文拳拳稽古之心。實隱隱焉遙相契合。而金樓子之得以善本流布藝林。誠哉有數存焉。然則古今來文字之足以不朽者。其精神不可終閟。類如是矣。余聞臺山歸江右後。早遊道山。今雙節贈言。得補登集錄。而金樓子以

文梓入叢書．豈惟需葵爲能不負二雲之託．抑臺山有知．亦且含笑地下也已．

乾隆四十六年嘉平七日蕭山汪輝祖跋

王雲五主編

國學書集成初編

仲長統論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G五三一七上